



海外内

著 天 吳



0007

版出店書林珠海上

獨 幕 劇
海 內 外
吳 天 作

上海 珠林書店 出版

1941

本集各劇上演時務須徵得作者同意。

目 錄

序	一
獎狀	一
月夜	四九
二旅客	九五

序

……冷靜的夜，一個人走過落漠的馬路，回到自己狹窄黑暗的居屋。

遠處有幾聲犬吠，配着泥河裏不斷的蛙鳴……

伏在寫字檯上將三個獨幕劇翻看了一遍，突然有一種難以遏止的要說話的心情。

自從海戀寫出了以後，我曾對自己說，再不寫序跋之類的文章，爲的是好讓那些賢明的讀者和批評家就作品的本身去批判牠的優劣。不抓着一點兒瑣片當作作者的中心思想。

然而這一次破了例。免不了又說幾句多餘的話。算來這已經是我第四個獨幕劇了，若以數目講，已經寫了十五個獨幕劇。這自然不算多，可是在我不平靜的生活中能寫出這一點總算是莫大的收穫了。然而我知道，「多不一定就好，」我很了解自己有一



時也犯上了「趕寫」的毛病。

不過有一點我倒可以伸述一下：我寫劇本却並不單是爲寫而寫，我總是想起了什麼，而且思考了一個相當的時間才開始動筆。遇着自己的書出版，也總是由自己詳加校閱，竟有因改動過多終於重排的事。我一面怪自己的文筆不夠老練（我佩服那些下筆千言不稍改動的作家），一面也只有用過後的改正來彌補。即以這兒的三個劇本來說，除了二旅客是新作經過一番謄寫外，其餘的兩篇都和原先發表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然而我總覺得細心改正一遍之後，覺得較爲心安一些。

獎狀是一兩年前的舊作，我還記得那時候，剛從南洋回國，心目中老是忘不了那些異常熱情的青年和其他熱帶常見的中國人。我寫下獎狀，發表在朋友們辦的刊物文藝長城上。今天發現一個朋友替某小劇團排演這戲。翻看了一遍，頗覺汗顏，回家馬上改成現在的樣兒。這是爲南洋劇團寫的，想不到國內有人上演，其實如果他肯化點

時間，索興改成中國的情形更來得切合。

一九四〇冬，我爲了改編家生病住在醫院裏，那是我永遠不能忘的事。我在恬靜的病房裏寫了月夜，在那時候我想起許多朋友，也想起許多往事。我想把捉着一個情調：憧憬，天真，夢幻！自然，我不想流於糜濫的傷感。夢總是好的，然而夢總得破滅。我把這告訴那些和劇中少女一樣純真的朋友。

我的幾個劇本，似乎常常有小姑娘出現，在二旅客那樣惡劣可怕的環境裏也參加了一個，她有着一顆純正潔白的心，即雖生活在泥濘中。我愛這種人物，可惜我給她寫個不大生動。

本集題名海內外，是因爲她接觸到海內外生活的斷片的原故。

三個劇本的創作時間不一，心緒也跟着不同。今後大概很少寫獨幕劇了。且讓牠做一個微沫的紀念吧！

一九四一，五月。

獎 狀

登場人物

頭家（註一）

其妻

長女

其愛人

次女

（事情發生在南洋某頭家住宅的客室。）

（頭家坐在藤椅裏自言自語。）

頭家（向屋子四週看了一遍）……白手成家，好不容易！想當年，初到南洋賣冰水，日子過得真苦。記得我還曾替人家趕過牛車，當過苦力，從早做到晚，沒有一分

鐘休息……呵！三十年來，虧得我省吃儉用，節了一些錢，才建了這份家業。從前是人家家做頭家，現在是我做頭家了。（笑）哈哈！哈哈！想想看……（用手計算）我差不多有上百萬的財產了：錫礦，樹膠山，黃梨山，我哪一樣沒有？銀行裏我有大批存款，家裏還攔着十萬現鈔票，都是簇嶄新的，真正漂亮的老虎頭。（註二）啊！我現在什麼都有了，什麼都全了。可只缺少一樣——名聲，對了，就是名聲。人家都說我孤寒鬼，走到馬路上，連小孩子也指指點點地笑我，跟在我背後噁噁咕咕的說話，別瞧我眼睛不好，可是我看得出來。這幫小混蛋，總得想個法子才好……聽說政府裏派了個什麼官來南洋，隨身帶着什麼獎狀。要是我能弄到一張，那就名揚四海，誰也不敢碰我了。喲，我一定要弄一張到手，那怕化一點錢……啊，我的錢……讓我把小皮箱打開來看看，我今天還只看過一次呢！（走）哼哼！（得意）誰都不會知道，我的錢不放在保險箱內，却放在我的小手提包裹裏。白天，我要換三個地方藏牠，夜裏深怕被人偷了去，就放在枕頭底下睡。

覺。可不是有了牠，我每天就可以做個好夢，夢見財神爺老是跟着我，保我生意興隆，一買馬票，就中頭獎。（走到鏡台後）現在，我的手提包就藏在鏡台後面，誰也不知道。（拿出來，自己謹慎地翻看）誰也不知道，那，那就好了。要不然，他們又得敲我的竹槓啦！什麼會館裏捐錢，義賣報效，還有最倒霉的就是什麼獻金救國。啊！（抓着鈔票）一獻起來，你們就得離開我，多使我心痛。啊，我容易把你們一張一張地從別人手裏收來，集在一塊兒，一堆一堆地紮好，藏在我的身邊，少了你們，我怎麼能忍受得了？別怕，我要永遠保護你們，我還要多找一點來陪伴你們，白頭到老。我的兩個女兒，都要嫁給獨養子，將來過門，也要有多少錢收入。可恨現在聽說愛蘭愛上了一個商店的窮書記，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她簡直不懂得做父親的一番苦心，我一定要教訓她一頓……呀！那邊像是有誰來了，讓我趕快把手提包藏好，別讓人看見了。（長女探首入看見他藏放手提包，縮回）誰？

(長女上。)

長女 是我,爸爸!

頭家 是你!我還當是什麼強盜呢,嚇了我一跳。

長女 爸爸,別怕,我不是強盜。

頭家 來得正好,愛蘭,我有話要跟你說。

長女 爸爸,我也有話要跟你說。

頭家 哼!愛蘭,你一定要聽我說!

長女 不,爸爸!你一定要聽我說!

頭家 讓我先說!

長女 讓我先說!

頭家 愛蘭,我的話非常重要!

長女 爸爸!我的話十分要緊。

頭家 不許你說，住嘴！

長女 好吧！我就不說。（轉身）

頭家 臉向着我！

長女 （轉身）臉就向着你。

頭家 眼睛看着我！

長女 眼睛就看着你。

頭家 不許動。（長女如木偶似的照他吩咐地做）這樣好了。我問你，最近這些日子，你忙些什麼事？

長女 讀書！

頭家 呀！讀書？

長女 難道讀書也不好嗎？

頭家 我問你的是讀書以外做些什麼事？

長女 讀書以外……我每天放學之後，就到社團裏跟同學一道做些救亡工作；募捐，演戲，演講，歌詠，賣花……

頭家 什麼？你還要說下去，聽說你常跟些男人在一起？

長女 是的，我們一起有男的，有女的，有大人，有小孩。不管年紀大小，大家都一致努力，不管有錢沒有錢，大家都平等看待。誰要是不肯替國家出力，誰就給大家瞧不起。這，這就是統一戰線。我們常在一起開座談會，研究會，辯論會，討論時事，討論救亡工作，我們男男女女，大家都親愛！

頭家 親愛？

長女 對了，親愛！我們大家親愛，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互相鼓勵，互相愛護。好像樹華，他辦事能幹，負責任，敢做事，大家都信仰他，我也贊成他！——

頭家 慢着，慢着，你贊成……樹華？

長女 是的，樹華，爸爸，我不但贊成他，我還愛他。他也愛我，他已經很明白地向我表示

過，除了祖國，他就愛我。

頭家

你說什麼？天哪！天哪！

長女

（越說越快）他說只愛我一個人，我們這種戀愛最高尚，最純潔，並且一點也不自私，完全以工作爲前提。我們要在集體生活中建立我們的戀愛。我們永遠相愛，我們永不分離。他家雖然窮，可是他本人却最好不過，他雖然只是一個書記，可是却很有前途。我們的戀愛，不是那種買賣式的婚姻。爸爸，聽說你要把我許給一個有錢人家的兒子，他沒有知識，我反對。爸爸！我告訴你，我愛樹華，我愛他，我們已經決定一齊回國抗敵去。把自己的力量，供獻給祖國，我們馬上就要動身，望爸爸允許我們……

頭家

（掩耳）我不要聽，夠了，夠了。

長女

我說我們要永遠相愛，不再分開，一齊回國去做救亡工作。

頭家

你還要說，你還要說！（怒極）出去！出去！

長女 爸爸！是你說的，要我出去？

頭家 是的，你馬上出去，不要再回頭，不要再跨進我家大門一步。

長女 好，我就走！（急下）

頭家 天啊！天啊！真是晴天裏一個霹靂，愛蘭居然要跟人跑回國去。糟糕！糟糕！這算怎麼回事？這叫自由戀愛？簡直是胡鬧，胡鬧！太不要臉了。啊！想起來真叫人傷心，我這女兒一跑，給她訂的那門親事怎麼辦？就要到手的鈔票，錢啊！（跌坐在沙發上）

（次女上）

次女 爸爸！看你樣兒很難過，什麼事啊？

頭家 （搖頭）唉，我又丟了一筆錢！

次女 丟了錢，去報告馬達（註三）好了。

頭家 不，這是不能報告馬達，馬達也追不回來的！

次女 那末，是什麼呢？

頭家 你姊姊要回國參加充去了！

次女 那不是很好的事嗎？

頭家 這還是很好的事？她還要跟一個青年小夥子一塊兒走呢！你知道嗎？

次女 這是因為他們相愛啊！

頭家 少瞎說，連你這一點大年紀居然也懂得了這些事，那還了得？我非要處罰她不可！

次女 那為什麼？

頭家 你不知道，這末一來，我不但失去一個女兒，更要失去了許多，許多……

次女 許多什麼？

頭家 許多……許多……

次女 許多，許多朋友嗎？不會的，他們一定會誇讚你有這樣的一個女兒。倒是你最近

不肯捐錢，不肯獻金，得罪了許多朋友。外面許多人說你的閑話！誰敢說我不信！

次女 爸爸，這一次你要是還不獻金，恐怕大家不但要罵你，而且誰也不會和你往來做生意了。

頭家 我不怕！

次女 那末一來，傳揚開去，你一定得不到獎狀了。

頭家 誰告訴你的，我得不到獎狀？

次女 他們大家都說，籌賑會裏的人都這末說！

頭家 不要理他們，他們籌賑會的人都是騙子，渾蛋，我知道他們趕扣匯水，仗勢欺人，亂查國貨，專和我爲難……這一幫人我最瞧不起……可是說到獎狀這一層，倒的確是個好東西，擺在家裏，真夠威風，我就差這麼一個東西，有了牠，我就不怕人家說我的閑話了。說不定還要拍我的馬屁呢。

次女 那多好！你要是肯獻金，保你可以得到獎狀。

頭家 不要胡說，我哪裏來的錢！

次女 爸爸！別瞞我，捐一萬吧！

頭家 什麼？你叫我捐一萬？你是要我的命嗎？就是命要了去，也榨不出一萬塊錢來啊！
次女 爸爸不要再吝嗇了，我那天明明看見你把那小提包打開，點好裏面一捲一捲

的鈔票。就是那些，怕就有十萬塊吧！

頭家 什麼，你說你看見我的提包，在哪兒？

次女 就在你自己的枕頭底下。

頭家 真的？

次女 怎麼不真？

頭家 精了，精了！瑞蘭！千萬不要胡說，傳出去人家還真當我是個大頭家呢！告訴你，我實在一點錢也沒有，那些儘是廢紙。

次女 別再騙我啦，爸爸！

頭家 已經告訴你了，你還要多嘴，

次女 你不知道，爸爸。我們在學校裏多受氣，大家都說我們是孤寒鬼的女兒，他們指着我們說：「好醜啊！好醜啊！王德銘，一毛不拔，好醜啊！孤寒鬼！王德銘，孤寒鬼！」

頭家 誰是孤寒鬼？

次女 你是孤寒鬼！

頭家 我王德銘是孤寒鬼？就讓他們叫我孤寒鬼吧！我不是傻子，我怎麼能夠把汗血換來的錢，白白地送到水裏？

次女 你連獎狀難道也不要了嗎？如果你獻金……

頭家 獎狀是要的，不過，不能化錢。我不要獻金，我要用另外的方法弄到獎狀；比方說，聯絡聯絡這一次政府裏特派來的專員陳仲舉……我要好好款待他，請他幫我呈報到國內去，穩可得到一張獎狀，也許還可以弄到一官半職。

次女 我說，你一定得捐錢！

頭家 我不捐錢！

次女 那就得不到獎狀。

頭家 鬼丫頭，你懂什麼。好了，好了，我得出去了，我要去打聽打聽消息，還要和幾個同鄉商量商量，怎樣歡迎這位中國政府特派來的專員。瑞蘭，你們在家裏不要亂跑，我就回來。（下）

母 （在外）怎麼回事呢？爸爸就是說你幾句，也不必這樣認真啊！他就是這種脾氣，說過就好了。讓我問問他，究竟爲什麼趕你出去？

（母偕長女上）

母 （看見頭家不在）瑞蘭，爸爸呢？

次女 出去了。

長女 爸爸既然要我離開家庭，我馬上就走。那怕餓死，我也不要待在家裏。

母 千萬不要那末說！那還不是一時氣頭上的話，不用管他。

長女 他已經說過了，不答應我們兩個人一齊回國。

次女 大姊，你不用愁，我倒想了一個法子，叫他不答應也得答應。

母 你有什麼法子？

次女 我有一個最妙的法子，大姐，你不是說今天樹華要來嗎？

長女 是的，他就要來。

母 樹華是誰？

次女 就是大姐愛的那個人媽！你等一下，爸爸回來，你可別走，我要排演一齣戲給你

們看，包你們看了心滿意足，大姐的事就此解決。

母 你這孩子不知道又要玩什麼把戲了！

次女 媽！你別管我，大姐，這齣戲，還要你和周樹華做男女主角呢！

長女 妹妹！你又開玩笑笑了！

次女 大姐，這不是開你的玩笑，是開爸爸的玩笑。你知道爸爸的錢現在藏在那兒嗎？！

母 不老是放在枕頭底下嗎？

次女 不在那兒，我早上看過了。

母 你爸爸這些錢真是他的命，爲了二分錢，寧願不吃飯，每天到巴刹（註四）裏，只吃幾分錢咖哩飯。那個盛錢的手提包，他寸步不離。誰要是碰牠一下，他會跟你三天不說話，連飯也不吃！

長女 我剛才看見他在這兒拿出來的。他在那兒一五一十地點鈔票，一看見我闖進來，就馬上藏起來了。

次女 可是我沒有看見他帶出去。

母 這末說，一定就在這間屋子裏。

次女 我們來找找看！

（她們四處找。）

次女（發現）在這兒了！

母 對了，就是這隻手提包。

長女（開箱看）好多的錢！

母 一紮是一千，二千，三千……整整的十萬塊。

次女 我們馬上把牠拿出去捐了，好不好？這樣也省得人家叫我們漢奸孤寒鬼了。

母 你爸爸要是發現了，那可不得了啦！害場大病也說不定。

次女 不要緊，我有一個辦法！

母 又是什麼辦法？瑞蘭！

次女 這辦法好極了。

長女 妹妹，你快說出來吧！

次女 只要你們依從我。

母 你這個鬼丫頭，花樣真多，就說了吧！我們都依從你。

次女 那末，我說了。還得借重這齣戲。

長女 什麼戲？

次女 喏，你忘了？大姐，就是你和你的樹華要演的這一齣戲。

母 究竟是什麼戲？快說給我聽。瑞蘭，要不是爲了你從前出過幾個主意有了好結果，這一次誰也不理你！

次女 媽，等等你看好了，這是一齣很有趣的戲，說破了一個錢也不值。你瞧，這齣戲的主角來了！

（外面有人叫「愛蘭」聲。）

母 有人來了，提包收好！（次女收好提包）

長女 是樹華。（向外）樹華，我來了！

次女 瞧！媽媽，戲就要開場了，只等爸爸回來。

母 瑞蘭，你這頑皮的孩子，大姊急得那樣，你不好好幫助她還有心來演什麼戲。

次女 等一下你看見就知道了。他們來了。

（長女帶樹華上。）

長女 到這兒來，不要緊，爸爸不在家。（爲他介紹）這是我的媽，頂愛我，我幾次在她面前提到你，她說要看看你；這是我的妹妹，你見過的，聰明伶俐，專會出主意，在學校裏總考第一。這是樹華，樹華，你坐下吧！

樹華 伯母，幾次想來拜見，老是沒有功夫。

母 不敢當。

樹華 我今天能夠看到伯母，實在榮幸！

母 不用客氣。

樹華 我能和令媛做成朋友，那更是夢想不到的事。

母 先生太客氣了。

次女 不用再說下去了，戲還沒有開幕哪！

樹華 我這是說的真話。

次女 我也沒有說假話。

長女 樹華，你不知道，我這妹妹是非常有趣的。

樹華 哦，失敬，失敬！我因為不會應酬，還請原諒！愛蘭，我們的事有沒有同令堂大人談起過？

長女 談過了。

樹華 謝謝伯母，想來是允許了。我們能一齊回國從事救亡工作，真是說不出的高興。還請伯母指教。

母 有你這樣的人帶着我女兒我很放心，我是一向主張婚姻大事，由女兒自己作主的。

樹華 謝謝伯母。

母 不過她爸爸——

樹華 難道不肯嗎？

母 是的。

樹華 愛蘭，真的嗎？我們真不得不違背他老人家的意見走嗎？

長女 是的。

次女 不過，我已經想好了一個辦法。可以得到他的同意。

樹華 什麼辦法？

次女 這個辦法，實行起來，是要你犧牲一點兒。

樹華 爲了獲得愛蘭小姐的愛，爲了她父親允許我們一道回國做充占工作，我什麼

事都可以犧牲。究竟是什麼事呢？

次女 請你演一齣戲！

樹華 什麼？要我演戲？

次女 對了，一點也不錯，你要演一個腳色，和我大姊合演。

樹華 這真是怪事！

次女 一點兒也不怪。

樹華 (向長女) 真的？

長女 (點頭)

樹華 這太滑稽了。

母 我聽見你爸爸說話的聲音，他回來了。

次女 是的，爸爸回來了，快快，你們馬上進去。只留我和媽在這兒，你躲在大姊的房間

裏，等一下我來叫你們。

(長女和樹華下)

(頭家上)

頭家 啊！今兒個真痛快。哦，你們全在這兒，告訴你，我這獎狀怕不久就可以弄到手了。

母 你到哪裏去的？

頭家

我先到李德寬家，他不在，後來又到朱老毛家，他也不在，後來又到魏通天家，魏通天也不在，我心裏想：他們是到那兒去了呢？一想一定是在張喜庚家。於是我就去了。一進門，果然全在那兒，真是熱鬧啊！可是我故意問他們：「有什麼事情啊！」他們馬上說：「你還不知道，政府裏派來慰勞華僑的專員陳仲舉馬上就要來了。」我一聽真是晴天一個霹靂，聽說這個人是文武全才，做過將軍，帶過兵，當過大學教授，七步成章，這一次是委員長親自派他來的，他身邊帶着獎狀。我這一聽真樂。於是我問他們：「這個獎狀是給誰的？」他們誰也不知道，我想我一定要把牠弄到手，所以乘他們不注意的時候，連忙趕回來，我決定獨自一個人歡迎這位將軍，如果他願意，我還打算把他接到自己家裏來住。我想，這獎狀一定不多，或者只有一張，決不能讓旁人搶去。哼，就在他們討論怎麼樣歡迎這位專員的時候，我回來了。喂！你們趕快招呼人來收拾東西，打掃屋子，預備歡迎將軍。聽說這個將軍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會來了。

母 這是真的嗎？

頭家 我自己的耳朵難道還會做假告訴你，我這獎狀是拿定了。你們快點高興起來吧！

次女 爸爸，你說這位將軍馬上會來嗎？

頭家 那是說不定的。

次女 這位將軍叫什麼名字？

頭家 叫陳仲舉，耳東「陳」，伯仲叔的「仲」，舉人的「舉」。

次女 哦，陳仲舉好，我馬上預備去。爸爸，要是那個將軍來了，你答應我和大姊跟他談話嗎？

頭家 人家是將軍，那裏會理你們？

次女 如果他願意呢？

頭家 那……那就可以。

次女 那末，我去告訴大姐去。（下）

頭家 喂，你們要打扮打扮，弄得漂漂亮亮的，討人歡喜。也要搽得有紅有白的，這樣將軍看了才高興。（對其妻）你也得裝扮裝扮啊！

母 我不管什麼將軍不將軍。我只問你，你當真不讓愛蘭跟那個姓周的一齊回國嗎？
頭家 哎，別，別說那些好不好！我正在想着，要是將軍來了，我該穿什麼衣服。那套白布西裝呢，還是中裝長袍馬褂？

母 你真不讓她回國去嗎？

頭家 別，別說那些好不好！我正在想着，要是將軍來了，是請他到家裏吃一餐飯呢？還是到巴剎裏去吃一碗炒麵……

母 你真要逼愛蘭離開家嗎？

頭家 好了，好了，你讓我想，要是這位將軍來了，我該叫他什麼？「大人」太舊了，那是有皇帝時候說的，說不定他是一位摩登的將軍，一定會笑話我。「將軍」好

像武了一點。「先生」太平常了。「老爺」不好。真難，真難，還是叫他……唉，對了，還是叫他專員吧！他不是本來就是專員嗎？這太直率，要恭敬，那末是「忠勇爲國的專員」吧！但還得加上老爺兩個字，這樣才表現出我的恭敬來。不過，太長了……不要緊，報紙上打起電報來，不也是常有長長的一串字嗎？好了，就這麼着，「忠勇爲國的專員老爺，」「忠勇爲國的專員老爺」……

母 夠了，夠了，夠了！

（次女上。）

次女 爸爸，外邊有個人找你。

頭家 是誰啊？

次女 一個像樣的客人。

頭家 管他像不像樣，趕着這樣忙的時候，我要會見那位政府裏特派來的專員，我要整理家具，籌劃一切，告訴他，我今天不見客。

次女 他說他一定要見爸爸，他有要緊的事要和爸爸商量。

頭家 隨他有天大的事，我現在也是不見客。告訴他，不見客。

次女 看他那樣兒，一定是有要緊的事，而且穿的衣服也很華麗，是一個堂堂的客人。叫他走，瑞蘭，不要打擾我。討厭！

頭家 他這人也很固執，一定要見爸爸，看他那樣兒，簡直是個將軍。

次女 你就去見見他吧！

母 你一定又是什麼人來募捐的，我不要見他們。

頭家 這兒是他的名片，上面印了許多字。

次女 拿來給我看看，到底是誰？

頭家 （也看）陳仲舉，吓！

次女 頭家 啊吓！糟糕，糟糕，專員來了。瑞蘭，你這個死丫頭，怎麼不早說？

次女 爸爸，你不是說不願意見他嗎？

頭家 快快，瑞蘭，引他進來。不，等等，把家具整好。我們祖國派來慰勞華僑的專員親自

到我家裏來了，這還了得，這是件多末重大的事。

母 怎麼？這個陳仲舉就是專員嗎？

頭家 對了，就是他！一點也不會錯，你看，他一到我們這兒，不見別人，就馬上見我，足見他對我的重視，這個獎狀一定會送給我了。

母 那太好了。

頭家 東西整理好了吧！瑞蘭的娘，你馬上預備做菜。我就去迎接專員。

（母，頭家齊下。）

次女 哈哈！現在這齣戲是開場了。

（頭家與專員上。）

頭家 請坐！請坐！忠勇爲國的專員老爺！我實在想不到您來得這末快，有失迎訝，千萬要請您恕罪。（一躬）

專員 不必，不必，我到南洋來，是政府的委派，一到貴地，就知道王德銘先生是當地最有名的僑領，所以特地先來拜訪。

頭家 （向次女）瑞蘭，你站在這兒做什麼出去！

專員 這一位是您的令媛嗎？

頭家 是的，是的，這是我的小女兒，我還有個大女兒。今年初中已經畢業了。

專員 好極，好極，你這令媛長得聰明伶俐。

頭家 承蒙專員老爺過獎，瑞蘭，過來給專員老爺請安！

次女 （笑）

頭家 瑞蘭，你笑什麼？

次女 沒有什麼，專員老爺，你好！

專員 你好！

頭家 瑞蘭！你怎麼舉動這末輕浮，你的嘴在那兒亂動幹什麼？你知道這是祖國政府

派來的專員老爺嗎？你要知道禮節。

次女 是，爸爸！

頭家 你給我沖咖啡，買水果來，款待專員老爺。

次女 是。（下）

專員 王先生，你不用客氣！

頭家 不是客氣，我們久住南洋，不懂禮貌，要請專員老爺多多原諒！

專員 那倒不見得，我一來到貴埠，就覺得貴埠是個了不得的地方：山明水秀，每個人
都知書識禮，每個僑胞對公益都很熱心，募捐工作進行得很有成績，籌賑會辦
得也很不錯，學校辦得也不差，男女青年個個都朝氣勃勃，共同努力為祖國服
務，我這次承政府的委派，特來慰勞各位僑領，希望捐款不斷地寄回祖國。
頭家 是，是。（時縐眉，時高興。）說到救國，我是決不敢後人的。

專員 我一到貴埠，就知道王先生是個慷慨好施的人，王先生是這兒數一數二的財

主。

頭家 ……那倒不見得，不過……

專員 不過捐起錢來是沒有問題的。

頭家 那……倒……

專員 倒沒有問題。

頭家 （無可奈何）唔，唔！

專員 我這次出來，帶了政府的獎狀，是專給那捐款最多的人。獎狀上有國民政府主席的親筆簽字，委員長親筆提字。

頭家 好極了，好極了，我很想……不過，不過——

（瑞蘭拿咖啡水菓上。）

頭家 請吃點南洋水菓！（向次女低聲）爲什麼買那末多，你是要把家毀了？

專員 你真太客氣了。

頭家 一點點，小意思。

次女 （大聲 ）我爸爸嫌我買得太少呢！

頭家 （旁 ）鬼丫頭，那兒來的這些鬼話。

專員 王先生待客實在很好，我一定——

頭家 一定請您呈報到政府裏去。

專員 那是一定的，只要你馬上捐款。

頭家 捐款？

專員 對了！

次女 我爸爸在本地是數一數二的頭家！

頭家 （小聲 ）誰說的？

次女 對於祖國政府的一切號召，都非常熱心。

頭家 （大聲 ）這倒是真的。

次女 捐錢總是幾萬幾萬的。

頭家 那……

專員 那真是太好了，我早就聽見人家說起了。我在國內，就聽見人說王德銘先生的大名，無論誰都知道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捐起來總是幾千幾萬。

次女 對了！至少一萬。

專員 這次祖國有着更大的用場，應該更要多捐點。

次女 那當然！至少五萬。

頭家 天啊！天啊！

專員 你令尊像是有點不高興似的。

次女 是啊，他的意思是說……

專員 有什麼意思儘管說啊！

次女 他怕您聽了不高興呢！

專員 什麼事呢？

次女 他嫌專員看不起他。一萬二萬對於我爸爸實在是太少了。

頭家 (旁) 她怎麼找來那些鬼話？

專員 我那裏會瞧不起他，我怕你令尊出不起呢！

頭家 對了，對了！

次女 你瞧，專員，我爸爸高興起來了，您一說瞧得起他，他就馬上高興起來了。一萬二

萬對於他實在是太少了。

專員 那末十萬吧！

頭家 (旁) 十萬，那不要我的命？

專員 令尊在那兒說什麼？

次女 他是說最好馬上付現款，這樣更足以表示他的慷慨爲國。

頭家 專員老爺，這是我小女隨便說的。

次女 我爸爸爲了我年紀小，說話怕專員不相信。所以他要馬上親自把現款交到你手裏，好使你相信他做事誠實。爸爸，我給你把錢拿出來。（走到鏡台後，把裝錢的手提包拿了出來。）

頭家 瑞蘭，瑞蘭！（旁）啊！完了，完了，我的寶貝鈔票啊！

次女 （交專員）這是我爸爸的現款，他一直保存着，就要等專員來，託您轉交給政府。

頭家 糟了，糟了。

專員 不過，令尊沒有直接允許，我怕他不願意。

次女 哪裏！哪裏！你錯了，他是因爲錢少不好意思。你看他不是躲在一旁嗎？他的意思是要我代他直接交給你呢！

專員 這是爲國家的事，不必怕難爲情的。

次女 那末你請代收了吧！

專員 不必，王先生，還是叫令媛送到籌賑會裏的好。

頭家 啊啊……

次女 爸爸，專員既然要我送去，我就送去了。你看，我給你把這一箱鈔票拿去籌賑，也不知道可以救活了多少中國人，幫助中國，亢占多大力量呢！爸爸，你的獎狀一定可以拿到。

頭家 我的錢啊！我的獎狀！

專員 那末，小姐，就請你送去吧！

次女 我就去，好在我們這兒離籌賑會不遠，我馬上踏腳車去。

頭家 瑞蘭，你就拿去了？（自語）完了，我的寶貝鈔票，就這樣離開我啦！

專員 王先生，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嗎？

頭家 我……（無可奈何）滿意，專員老爺！不過，我的獎狀，你沒有帶在身邊嗎？
專員 沒有，放在我的旅館裏。先生的獎狀，是沒有問題的。

頭家 獎狀，獎狀！

專員 你這小女兒，真是聰明伶俐，口詞很好，聽說……

頭家 我還有個大女兒。

專員 哦哦！

頭家 讓我叫她出來見見專員！（向內）愛蘭出來見見專員！

（長女上。）

長女 爸爸叫我什麼事？

頭家 過來見見這位專員，這位陳仲舉先生是祖國政府派來專門慰問華僑的，是一個文武全才的人物。是一位外國留學生，還是一位將軍。

長女 專員先生！

頭家 專員老爺既然是個將軍，當然打過仗了。

專員 那自然，記得民國十七年那年，我第一次從外國回來參加戰爭。啊！那一次的仗，

真打得利害，礮彈就落在我的身旁，我全不怕，一直向敵人衝了過去，敵人冷不提防，被我一手抓了一個，他們都跪下去叫饒命，可是結果，被我一刀一個結果了。

頭家 真是英勇，真是英勇。

長女 不過，你兩隻手既然已經抓了敵人，又怎麼可以一刀一個把他們結果呢？

專員 小姐，你不知道，那兩個敵兵已經是半死的了。

長女 （笑）原來是這樣的。

頭家 好啊，好啊。專員老爺實在了不起。

專員 那還不算，這一次打仗，那就更了不得啦！我受了傷，還開槍跟他們作戰，後來還是別人把我拉了回來，住在傷兵醫院裏療養。要不，我是怎麼也不肯回來的。

頭家 真是聞名不如目睹。

專員 現在我們雖然失去了許多地方。可是這不要緊，政府堅持亢占，老百姓非常出

力，各黨派團結得很緊，游擊隊非常利害，年青人更是熱心努力。個個參加救亡

工作……

長女 對了，專員先生，我想回國服務，你看好嗎？

專員 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中國正需要各種人材，因為現在的亢占已經是走到第二階段，也就是敵我相持的階段了。這一時期接近勝利越近，工作也越艱苦，所以，也更需要大批的工作人員。

長女 那末，像我們這樣的人，回國也有點用處嗎？

專員 那是不用說的。不過你要回國，這是一件大事，一定得徵求你父母的同意。王先生，你同意你的令嬭回國服務嗎？

頭家 那……那是可以的，不過，一個人我我不放心。

專員 我可以介紹，政府裏一定分配她到最適宜的地方去工作。

頭家 那我就放心了。

專員 對於令媛，我一定介紹妥當。

頭家 謝謝你，這真是小女的機緣，最好將來能和專員一齊回國，我更放心。

專員 如果王先生允許，那是再好沒有，我一定沿途好好照應令媛，令媛長得這樣秀氣，一定非常能幹。聽聽她的談吐，就可以知道她很有作爲，不是普通女子。像這樣有希望的女孩，的確要讓她好好發展，別叫她屈居在南洋，埋沒了她。

頭家 專員真是言之太過了。可惜跟她平常在一起的人都是毛頭小夥子，什麼都不懂，要是能有像專員老爺這樣的人做朋友就好了……對不起，我說得太過分了。

專員 不，一點也不，我能跟令媛做朋友，那是最好不過的事。

頭家 愛蘭，聽見嗎？專員要和你做朋友，你還不謝謝他嗎？

長女 謝謝專員。還請常常指教！

頭家 專員老爺看來很年輕啊。

專員 是的，我今年才不過三十歲！

頭家 不像，好像更年輕一點，真是好一個少年將軍。

專員 不敢，不敢！不過我從小就聰明，三歲能讀書，四歲能做詩，五歲就能帶領小孩上操打仗了。

頭家 不得了，了不得。愛蘭，聽見了沒有？這樣才是英雄啊！你以後要常常和專員老爺接近接近，包管你得到許多益處。

長女 我一定遵命！

頭家 專員老爺！如果你看得起她，儘管嚴加管束。

專員 王先生，令媛真是太好了，長得這末漂亮，舉止又這樣大方，從她的說話裏，知道她很有學問；從她的舉止上，知道她很有膽量。又愛國，又忠勇。王先生，你能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兒，實在是福氣。

頭家 你說我的女兒可愛！

專員 是的，真可愛！

頭家 愛蘭，專員說你可愛。

專員 實在可愛。

頭家 這麼說，您對我女兒是有好感了。

專員 一點兒也不錯。

頭家 （旁）啊！真好啊！這位專員簡直是看上我的女兒了。看那眼睛簡直釘在她身上，真是「一見傾心」，天外飛來的福分啊！讓我問問他。（對專員）這麼說，專員老爺，你是愛上了我的女兒了。

專員 可不是，你說得對極了，對極了。

頭家 啊呀！老天爺真是天大的福氣啊！我這是做夢嗎？專員居然看中了我的女兒。

專員 如果王先生不見怪的話，我還要向令媛求愛呢！

頭家 真的？這是不會有的事，我的耳朵一定是聽錯了。

專員 你沒有聽錯。

頭家 愛蘭，你聽見了沒有？這是真的？

專員 真的。

頭家 真的，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啊！這是真的嗎？

長女 爸爸，你答應了？

頭家 難道你不答應嗎？這末一門好親事。

長女 遵父親命，我答應了。

專員 好了，謝謝你，王先生！我得走了。

頭家 專員老爺，如果不嫌棄我家房屋骯髒，不妨就住在舍下。

專員 謝謝，我還有事要辦。

頭家 別忙，別忙！讓我叫內人出來，也好讓她見見這位將來的姑爺。現在的專員老爺。

也好讓老婆子高興高興，高興！（對內）喂！喂！出來啊！

長女 媽媽！媽媽！

(母上，)

母 什麼事？

頭家 你瞧，這位政府派來慰勞華僑的專員陳仲舉。他竟看上了我們的女兒，並且還向她求愛呢！

母 真的？

頭家 真的。

母 你答應了？

頭家 答應了！

長女 爸爸已經允許我跟他一齊回國了。

母 這樣你該心滿意足了。好啦好啦，爸爸既然已經答應。趕快把這件事告訴他吧！

頭家 什麼事？

(長女，專員相視。)

母 還是讓我來說，這位不是什麼專員，就是愛蘭要和他一道回國的周樹華先生。

頭家 什麼？我不信。

母 不信你瞧瞧！

頭家 當真？

母 一點不錯。

頭家 你不是什麼專員嗎？

專員 不是，老伯！我是周樹華，我愛愛蘭，我要和她一道回國做救國的事。

頭家 天啊！你們是串好了來欺騙我的。你這個畜生，王八蛋，小鬼，流氓，地痞強盜啊！我

恨不得殺了你，騙了我的錢，又要騙走我的女兒，你們欺得我好苦！好吧，你快給

我滾開，走，快走，快滾！不慢着。你得先把我的錢拿來還我啊！我的鈔票啊！我的老

虎頭，到地的「新鈔票」啊！（對母）你這個老太婆，居然也和他們串通了謀

害我啊！我完了，完了！你們逼我，要我死嗎！啊！這一來，我可真完了。錢也沒有了，我還有什麼希望？我的獎狀到哪兒去找呢？我完了，你們快把我的錢追回來，追回來！

專員 王先生，我雖不是專員，可是却可以好好地照顧令媛，我們一齊到國內做救國的事，難道不好嗎？

長女 爸爸！你別生氣，我們回國去一定替你請求一張獎狀。

母 你還是答應他們吧！

頭家 走，滾開。你們串通的好事。一班鬼，我不承認你們。（對長女）你不是我的女兒。

（次女上。）

次女 爸爸！

頭家 瑞蘭，錢呢？

次女 已經送去了，這兒是收條。

頭家 快把我的錢追回來，追回來。你們做的好事！

次女 不要緊，爸爸，你要的東西却有了。我把錢一送到籌賑會，剛好碰到政府派來的專員。

頭家 是真的專員？

次女 真專員。他把我送去的錢立刻收了，還說了些讚賞的話。他說爸爸既然在當地算是捐錢最多的人，帶來的獎狀，當然要送給爸爸。你看，獎狀在這兒。

（次女拿出獎狀，被頭家搶去。）

頭家 啊！獎狀，真的是獎狀。真是獎狀，是真的獎狀。我十幾年來想的獎狀，牠在這兒，一點不假，果真在這兒。我可滿足了。啊！獎狀，獎狀！

長女 爸爸，獎狀到底得到了。

專員 王先生！這一下，你可不反對我們相愛了。

母 這是多好的事啊！

頭家 獎狀，啊獎狀！

（大家笑着看他。）

——幕——

（註一）「頭家」是專指有錢的人，其意如「老闆」「老爺」「福建話。

（註二）南洋紙幣中上印有虎頭。故云。

（註三）「馬達」即警察。馬來語。

（註四）「巴刹」即市場。馬來語。

月 夜

人物

青年旅客

少女

她的母親

中年男子

南中國海上，一隻商船正向南駛。

正是午夜，萬物沉寂。海是安靜而和平，令人忘記了牠那猙獰兇惡的面目。船平穩地前進，像是睡着了。

展開在觀衆面前的是甲板的一角；由左面台口起斜向後方是白色的欄杆；右手是船艙，近欄杆處有一小門供出入；台前右方有一面斜倚着的鐵扶梯，通到船艙上的瞭望處。桅杆，起

重機等隱約可見。

台左前方有繫機繩索的矮圓鐵柱二，現在恰好可以供人小憩。其他則有通風管等。

海上碧空，萬里無雲，高掛着一輪月亮，沒有半點星。

幕開時，一個青年旅客正倚着欄杆，面對海之彼方，好像在沉思。他身材瘦長，有兩道濃眉和一雙深沉的眼睛。全身着白色西裝，領口敞開，沒有繫領帶。

靜默片刻，有一個少女的活潑的聲音從艙內傳出來。

少女

（在內）媽媽……媽媽！我到甲板上去……（嬌聲反辯）只一會兒我就回來，不要緊的……你看，你老是這樣……（撒嬌地）我還不要睡呢……？不知道外面月亮多好……媽媽，你說什麼……我不歡喜你不歡喜月亮……好媽媽，你倒底答應我了。（愉快地，聲音好像是歌唱）我只要溜一轉，看看月亮……

（這時候青年旅客仍然在沉思，除了最初側轉頭聽了一下，再沒有什麼動

靜

（少女從槍門中出現，與其說是走了出來，不如說是跳了出來。這種愉快得像是帶着彈性的足步，只有像她這種無所憂愁的十八歲的少女才有一件紫丁香色的布西裝緊裹在身上，益發襯出她的純樸，年青和健康。頭髮梳兩個小辮，分垂在兩肩，臉上絕無胭脂粉的痕跡。）

少女

（直對青年）你！（愉快地走過去）我知道你一定在這兒。

青年

（轉身微表歡迎）是的……今兒晚上——一點風浪沒有。（看着海）平靜得很。

少女

（不滿地）奇怪，你不說月亮。（仰頭看天）哪一天的月亮像今兒……（用手指着）這末亮？天上像透明的藍玻璃一樣。

青年

（點頭，面露微笑）呃……要是你到了南洋，天天都是這樣，那你要更加歡喜

呢！

少女

（調皮地）你就不歡喜？

青年 住慣了覺不出什麼。

少女 (驚異地) 噢,不是說五年沒有回家了?(大人似地)我要是你啊,一定常常想念家的。

青年 我南洋已經沒有家了。

少女 那末你這一次回去……

青年 辦點事,看一兩個朋友。待些時候還得回來。

少女 爲什麼這末忽忽的?難得回到故鄉……

青年 ……

少女 就是沒有家,總有些親戚朋友吧!(回憶)我小時候住在松溪,後來搬了家總老是想到牠。就是現在,閉起眼睛來也還想得起那是個什麼樣兒。真好啊!……你不相信嗎?(青年搖頭)我們的家住在小河旁邊,常有無數小帆船走過我們家門口。(夢幻地)媽媽總是拉我坐在門檻上,叫我數往來的帆船。我問媽

媽：那些船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媽媽回答我說，從老遠老遠的地方。我問：什麼地方呢？於是媽媽說了許多古怪怪的名字，到現在我還記得有一個叫什麼……「星甲魚」的。（認真地）有叫這個名字的地方嗎？

青年（對於她那種過於認真的態度不禁笑了起來）一定是你聽錯了。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這末一個地方叫星甲魚的。

少女不是星甲魚，我敢打賭是星甲魚。一點也沒有錯，媽媽說那是一個頂熱鬧的地方，世界上人都知道。

青年（故意逗她）爲什麼我不知道呢？

少女（阻止他，認乎其真）不許打岔！……我要媽媽講給我聽那地方是什麼樣兒，媽媽講得真好啊！（手舞足蹈）連夜裏夢着的都是星甲魚……等到我要媽媽帶我去，她總是說：現在不行，等你長大了，爸爸會帶你去的。

青年後來爸爸帶你去過了那地方嗎？

少女 ……爸爸死了之後，媽媽就不再講星甲魚給我聽了。問到她，她總說記不清了。

後來她索興說不知道。媽就是這一層不好，老是忘記東西，記性太壞……（一絲憂鬱掠過她的臉，但倏即飛去了）那時候真好啊！我總是跟一些小孩子掏螃蟹，捉蝓蝓，冬天就在結凍的河上滑冰。春天到了，大家一齊在河裏摸小魚，捉蝓蝓……現在啊！（做出成年人回憶的樣子）一想到家就想到那條小河，想到媽媽講過的星甲魚……

青年 真要是這末一個地方……

少女 也許就是星甲坡，星甲魚，星甲坡……星甲魚……（有了一個新的發現）你瞧，聲音多像，一定就是星甲坡。

青年 不像！

少女 （不肯放棄自己的想頭）反正我們不用管牠就是了。嗯——你說末，那兒的樹一年到頭的綠，花兒老是開着，滿地是青草……

青年 還有天老是藍色的，永遠和暖，風涼。

少女 冬天呢？

青年 冬天（恍然）那兒沒有冬天。

少女 （欣悅）永遠的和暖，永遠的綠色，不就是媽媽在小時候跟我講的星甲魚……四季長春的草，成年不謝的花。男女老幼相親相愛就好像兄弟姊妹一樣。她的頭向前，沉醉於自己的想像）現在，現在我就可以看見了。

青年 你真這樣想嗎？

少女 一定不像國內這麼亂嘈嘈的，媽媽說：「快別打什麼主意了。」你知道，我本來是要到內地去找工作做的……媽媽說難得這個機會，名阿哥有事回國……

青年 名阿哥？

少女 就是我的表哥。我那天不是跟你們介紹過了？你們只談了三兩句話，後來你就走了。你這個人真有點古怪。

青年 古怪？我看不得吧！

少女 誰知道？比方說吧，你不大跟人談話，白天總看不見你個人影兒，不是躲在艙裏睡覺，就是埋頭看書。只有晚上才到甲板上走走。

青年 呃，我有這麼個脾氣。

少女 不，你像是躲避人似的。故意的……

青年 那你錯了。我很歡喜跟人接近呢！

少女 （搖頭）……沒有的事，你高興說話。可是總不願跟人在一起，就說媽媽……

（船艙裏有印度人唱歌，沉長而陰鬱。）

少女 這種喪氣的腔調，什麼人唱的？

青年 印度人。

少女 好難聽，你要唱嗎？……我把我的小口琴帶來了（在口袋裏摸出一隻小口琴來）你會吹嗎？媽媽不許我吹，說是傷肺的。名阿哥也贊成媽媽的意見。

青年 是有這樣的話，身體弱的人吹口琴不大衛生。不過……名阿哥不是總隨着你的嗎？

少女 喲，他什麼都依從我。我們已經七八年沒見面了，他待我總是那末好。他真是一個好人。可是我不喜歡他。

青年 爲什麼？他既然是個好人……

少女 跟他樣樣都講不通，他就只曉得什麼人有多少錢，多少橡皮樹，又是什麼人有多少工廠，商店……我弄也弄不清楚這些討厭的事。

青年 （有點感觸）你這表哥究竟是幹什麼的？

少女 大概是做生意的吧！（想了一想）嗯，也不大對，他認識很多做官的人。

青年 （注意地）他也是做官的？

少女 這個——我倒不知道。我也弄不清楚，看他說話，總像是個做大事的人。他認識的人可真多。這船上就有他不少朋友。

青年 他姓什麼？

少女 好像跟你說過了，姓李。

青年 是不是叫李振梧？

少女 （搖搖頭，莫明其妙）怎麼啦，你想起這末一個名字？

青年 是啊！我想起這末一個人……叫李振梧……他是做官的……做的是外國人的官……我們只見過一兩面，可是我老是記着他……

少女 是你的朋友嗎？

青年 不。

少女 親戚？

青年 南洋我沒有一個親戚。

少女 那末是什麼人呢？

青年 反正是這末一個人就是了，你不用管牠……（突然指着遠處）燈塔，燈塔！

（果然，海的遠方放射出閃光。）

少女

（順着他指示處看去拍手，雀躍）好啊！一熄一亮的，照在海裏多美。

青年

燈塔一過，就到海諾野了。

少女

過了海諾野？

青年

過了海諾野三天就到星甲坡。

少女

（歡快地）海諾野，海諾野！過了海諾野，三天到南洋。（拿起口琴來吹）——

拉拉——拉——（拉了青年）我們到上面去看去。（拉了青年）

（他們走上扶梯，只聽見愉快的口琴的聲音，在海上洋溢着。）

（不一會，一個中年婦人從船艙裏走出來，看起來並不年老，大概不到四十

歲。瘦小，有着一副慈祥的面貌。淡淡的眉毛微向下垂，眼睛旁有幾絲皺紋，彷彿

老是在微笑着，穿一身南方人常穿的碎花衣褲。她是少女的母親。）

母親

（在艙門口）江雲，江雲！

（四面張望，見沒有人，聽見有人在上面吹口琴，於是踏上扶梯）

（正在這時，一個中年男子在她身後出現。矮胖，有一雙異常細小的眼睛，那裏面射出機靈的光輝，說明他對事頗有計算的性格。說話常常帶着社會上習見的那種謙虛的笑。着一套質料很好的西裝，衣飾頗爲整齊。）

中年男子 舅媽！

母親 （看了看他，然後指瞭望台）江雲在那上面。（要走上去）

中年 不用叫她。舅媽！我說……（想說什麼，可是一時改詞）今天的月亮真好。

母親 是和中國不同。天氣越過越暖和起來了。

中年 到了南洋你才歡喜，星甲坡不過冬天。

母親 （喜悅）我就怕大冷天，要是成天暖洋洋的……

中年 我那朋友來信說，房子找的靠在海邊，住了你一定高興。

母親 哪兒我都一樣，不過江雲聽了一定開心。她就歡喜四處八方跑，愛個新鮮。

中年 到了那邊，她會高興得跳起來呢。滿眼都是新鮮頑意兒，稀奇古怪的……

母親 （坐下來）不知道過不過得慣……

中年 （馬上轉換口氣）不，不，飲食起居都和中國差不多，到處是中國人，你就覺得在自己的家裏一樣。

母親 那就好了……也真虧你。打仗打得沒有一塊乾淨地方……

中年 那邊到處太平，真可以說得上是世外桃源，舅媽儘可以放心……我早已就想接舅媽去了，老是沒有機會。這一次出差回國，我就打定了主意，非舅媽表妹一齊過來不可……（感慨地）啊！已經整整八年了。

母親 你們都長大啦。

中年 江雲已經是一個漂亮的小姐了。

母親 她一聽說要到南洋，歡喜得整夜睡不着，發瘋似地問東問西的。

中年 真有趣，問得我一句都回答不出。說起來也真好笑，我就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

事情，什麼：燕子的窩在什麼地方，鱷魚跟老虎打起架來誰贏……

母親（微笑）誰跟她小孩子一般見識，說這些傻話……你一定能天忙吧！

中年（提到自己，頗爲得意）平時就沒有一點閒空，做不完的公事。

母親 人家告訴我，說你做了官發了財，我真高興。從前出洋還是個孩子，現在是個大人，成家立業了。你怎麼還沒有娶親呢？

中年 找不到適合的人。（微露己意）人越長大越忘不了家鄉。老是想到舅媽和表妹……

母親 我們也常想念你呢！

中年 江雲也……？

母親 她常問起你。「我有一個表哥在外洋，」她老跟人這麼說……

中年（異常欣慰）以後我們能夠常在一塊兒了……舅媽！你也應該享點清福了。你要永遠跟我們一起住在南洋，照應我們。一個人在外，沒有個把親人，舅媽不

知道……多孤單……

母親（懂得他的意思）我很願意你們永久在一起。

中年 舅媽是……

母親 江雲大了，也該結婚了。我真想不出更好的人家來……說到你，我是再滿意不過了。不過，不知道她自己的主張怎麼樣……

中年 舅媽是知道的，我有許多有錢的朋友，他們都跟我要好，有的做大生意，有的做大官……江雲到了那邊，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她可以進外國學堂念書。隨便那一間我都有辦法……舅媽的意思既然是這樣，那末……

母親 我一定要好好跟她說。不過江雲這孩子性情倔強得很。上次你跟我說過那些話之後，我就同她說：不要同那個姓徐的少年人在一起！在船上認識的，你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可是她總不聽……

中年（着急地）這可不是好頑的事。一定要江雲馬上跟那個傢伙斷決來往，不可

「一次我說得還不大清楚……舅媽！（嚴重地）這個青年人的底細我已經完全查出來了。」

母親 怎麼樣一個人？

中年 一個危險的傢伙。

母親 怪不得舉動有點古怪。究竟是做什麼事的？

中年 五六年前闖了禍逃回國來，不知道這一次回去又打算幹什麼。舅媽千萬要把這利害告訴江雲，不然弄得不好她會連累上了。

母親 那可不行。他是個騙子？

中年 比騙子兇得多。

母親 強盜？

中年 強盜也沒有他們利害。

母親 究竟是幹什麼的呢？倒看不出，那末年紀青青的。

中年 祇有年輕人才這麼胡鬧……

母親 快告訴我。他到底是個什麼人？

中年 他是個……

（扶梯上有足步聲，剛才在甲板上的那個少女和青年從扶梯上走了下來。

母親 他們來了……

少女 （跳到中年婦人前面）怎麼？媽媽，你到底出來了。我說的吧，月亮多好。（看見

中年男子）名阿哥也歡喜月亮嗎？跟船上的人談得那末起勁，怎末肯出來的？

（不顧他們的反應）你們看見燈塔沒有一閃一閃的。喏，那兒！（指着青年）

他說海諾野就要到了。

母親 （不以爲然，）噫！（微露責備的語氣）到上面去幹什麼的？

少女 （完全不覺得）上邊看得清楚得多。（轉身對中年男子）你就不肯告訴我，

燈塔裏面有過什麼神仙鬼怪，蘇丹穿什麼衣服，老虎遇見汽車怎樣相讓。

母親 小孩子！專門說這些瘋話。

（大家笑）

青年 （覺得沒有再站立的必要）對不起，再會！（向大家微行禮，走了）

少女 （在他後面）怎麼了還早呢！

母親 （阻止她）江雲，不早了。（起立）我們也該睡了。

少女 我就是不要睡，這月亮太好了，我還沒有看得夠呢。剛才我聽了一個頂好聽的故事。真動人啊！說是從前有過這麼一個人，在燈塔裏住了十三年，後來有一天

……（發現他們不注意）怎麼，你們說不好頑（對男）你就不會講點故事給我聽聽。你壞人！

中年 我？

少女 唔。

中年 （想了一下，鼓起勇氣）講幾個華僑怎麼發達起來的故事給你聽好不好？

少女 又來了，又來了。

中年 那末……哦，講南洋的土人出山造反。

少女 這個好……講啊！

中年 從前有一次，土人異想天開要鬧事，說是不要外國人管，要打走外國人。於是大
家拿了木棍土槍一直闖進衙門裏來，一個叫亞伯得拉的帶領着他們。那時候，
衙門裏的外國人，聽見了這個消息，非常氣，馬上調了一隊兵去打他們，打得七
零八落，把土人殺了很多。後來他們躲進山洞裏去，可是還不肯投降，他們就拿
大砲轟，結果……

少女 土人怎麼不用法術呢？

中年 那怎麼抵得過大砲！

少女 真有這樣的事？

中年 我親眼看見的。

少女 那時候你在哪兒？

中年 我自然是躲在屋子裏了。死的真多，可是他們竟然一點也不怕，一直衝了過來，

少女 到底爲了什麼事？土人要這麼做？

中年 誰知道呢！這些土人自己要送死就是了……外國人管理得多好，土人不感激他們，居然要這樣搗亂……

少女 後來呢？

中年 ……

母親 （不感興趣地打了一個呵欠）我先去睡了。（走下船艙）你們也早點下來吧！

少女 媽要睡去睡好了，我要聽講故事呢！

中年 （對少女的母親）談完這個我們馬上就下來。（對少女）從此以後，就再沒有土人敢造反了。

少女 哪一邊死的人多呢？

中年 自然是土人了，數都數不清，滿街是死屍。

少女 多可憐啊！

中年 真是自討苦吃，誰叫他們這樣幹的？

少女 難道一點原故都沒有嗎？

中年 土人腦筋簡單，有人從中主使。教壞了他們。想利用他們。

少女 那爲什麼？

中年 那些亂黨想借此造反。

少女 亂黨？那是些什麼人？

中年 什麼人都有，本地人，印度人，也有中國人。

少女 中國人，爲什麼？

中年 說是幫助他們搶回國家，……這些完全是鬼話！

少女 像這樣的事南洋常有嗎？

中年 不，那是過去的事了。那些亂黨一批一批地全都趕出去了。現在南洋非常太平。

剛才我還跟舅媽說，我給你們在海邊租了一間屋子，我也搬了去一道住。將來你可以進外國學堂唸書……我們，你，舅媽和我大家住在一起。一直住在一起。

少女（憧憬地）那多好啊！我要成天地睡在草地上，成天地在海邊頑，我還要跑遍全南洋。

中年 是的，我一定要抽出所有的功夫來倍着你。那時候，我們在一起，不再分開……

少女 自然。（突然）在南洋可以找到很多朋友嗎？跟我一樣的。

中年 當然，不過我們不必去找什麼人，我們兩個人……

少女 不，我不要你。許多事情你都不懂，一塊玩沒有趣味。

中年（失望地）不過，舅媽說……

少女 像那個姓徐的才好，他懂得很多東西，他說得出一件事的究竟。

中年（嫉妬）他舅媽沒有告訴你他是一個——

少女 什麼？

中年 一個壞人，親近不得。

少女 媽媽不知道，他對人才好呢。不過不大說話吧！

中年 你受了他的騙了。江雲，相信我，他是一個壞人，做過壞事，比強盜還要兇，比土匪還要利害。他是一個亂黨，我剛才說過……

少女 不，（搖頭不止）他絕不是這樣的人。

中年 聽我說，他……

少女 好像你很知道他是的！

中年 對了，什麼底細我統統知道。

少女 那爲什麼，我先前沒有聽你說過。

中年 起先我就疑惑，現在我全調查出來了。他的確不是個好人。

少女 我不信。

中年 不信

少女 那末你說。

中年 他——

(少女的母親在艙口出現)

少女 媽媽，媽媽你快來，名阿哥說這個姓徐的不好，我說他好，你評評看，你說哪個對？

(母親走出來)

中年 (對女母) 剛才跟你說的舅媽。

母親 表哥的話沒有錯。

少女 這不會是真的。

母親 (對女) 是真的。(不耐地) 小孩子真不懂事。

少女 誰說我不懂事。媽媽，我懂事，我懂事，只要你說個道理。我自然聽信。你可不能拿這些話來嚇我！

中年 舅媽，你說給她聽吧！我總是關心着江雲，將來我們要常在一起呢！（走下艙去）
少女 媽媽，你爲什麼不幫我說話，名阿哥強詞奪理……

母親 （微責備）江雲，不要太孩子氣，將來到南洋，人地生疏，千萬不能跟在家裏一樣任性。要聽表哥的話。

少女 （力辯）可是他的話也不一定全對啊！他說姓徐的是土匪，這怎麼可以呢？他剛剛在船上認識的，就隨便誣害人家。

母親 表哥不會騙你的。

少女 （氣得噘了嘴）人家是好人。他偏要那末說。好人壞人我分得出來。

母親 你表哥才是好人呢，他從千里外特地趕回來接我們，深怕我們打仗受災難。他說將來要永遠供養我。供給你讀書上學。

少女 他是個好人，我相信媽的話。不過我不喜歡他！

母親 想想看，他那樣待你好，你不理他，反跟一個在船上認識的人親近。他難過不難

過？

少女 這不能怪我啊！他的話我不愛聽，我們談不來。

母親 那個姓徐的南洋人難道說話就中聽？

少女 他告訴我很多事，講了好些好頑的故事。

母親 儘說孩子話。我敢說，他一定是個騙子。

少女 他騙過什麼人呢？

母親 名阿哥曉得，他說他是個壞人。

少女 怎麼壞法？

母親 比強盜還利害。

少女 他跟我也是這樣講的。可是他沒有講出道理來。

母親 一定是不錯的。

少女 （發怒）媽媽，我不歡喜你這樣說。

母親 你這末相信他嗎？阿哥說他闖了很多禍。他在南洋做過多少不好的事，後來在南洋立不住腳。趕回中國來。

（青年這時又走出艙來，看見她們在，本來要走向去，但是少女已經看見他了。）

少女 來，來！我有話跟你說。

青年 （只好走來，向他們招呼）還沒有睡覺嗎？

母親 江雲愛看月亮就不想睡覺。

青年 海諾野就到了！（說完走上扶梯）

少女 （向她母親）看我問他去！

母親 快別……（來不及阻止，她已經跟着上去了）

（中年男子出現在艙口，面現不愉快的神色）

母親 她要去直接問他。這樣傻……

中年 舅媽同她講過了。

母親 同她說，她總不相信。剛才你還沒有說完，他是個……？

中年 再壞也沒有了，他是一個匪徒，一個搗亂份子，無惡不作。當地住不下去，被驅逐出境。曾經犯過罪，坐過牢。

母親 （大驚）犯的什麼罪？

中年 南洋再不許他去了。這一次居然這麼大膽，又敢偷着回去。

母親 啊！江雲怎麼能跟這個人在一起呢！

中年 要是被查出來，他一上岸就得坐牢。

母親 那可不是玩兒的。我得馬上告訴江雲。

中年 我早就覺得臉孔有點兒熟。

母親 從前你見過他？

中年 今天跟船上的人談起，恰巧有個人認識他。我完全記起來了。

母親 看他那個模樣也不過二十幾歲。

中年 不要小看，從前他還不滿二十歲就鼓動壞人反對官府了。

母親 這樣大膽！

中年 後來吃官司抓到牢獄裏，一年之後就押回中國，終身不許再到南洋。那一次被抓的一共有十八個人。關在牢裏都不安本分，我們勸說他們，全不聽。

母親 （驚異）你勸說他們？

中年 （遮衍）是啊！我已經記不清了，不過我的確跟他們說過的。

母親 你是……

中年 （索興直說）我是在衙門裏做事的。他們就專來跟我們打麻煩。這一次我還押了一大批這種人回國呢！

母親 哦，你是……

中年 （馬上轉彎）衙門裏把這個重要的責任委托給我，我很高興，因為我想趁此

接你們到南洋去……

母親 哦……

中年 快叫江雲千萬不要跟他接近。居然敢偷着回去，又想頑什麼鬼計。我一定要去報告。

母親 報告？

中年 一上了岸我就去。

母親 報告了之後……

中年 關進監牢，說不定要永遠的監禁。

母親 一直不放出來？

中年 哼！還要吃點苦。也許還要兇……

母親 （一種慈母的心腸）可憐的人，他自己一定不會想到……

中年 這班人非常狡猾，可是在船上，再有天大的本領，他也逃不掉。居然想引壞江雲，

舅媽，不要緊，一上岸他就完了。

母親
完了……

（瞭望處有足步聲）

中年 他們下來了！這個傢伙，居然想江雲心思，哼！

母親 別走，等江雲來一齊下艙說個明白。

中年 不，我要打個無線電去，叫那邊好好預備。（走上艙去）

母親 一個叛黨……終生坐牢……年青人……是個亂黨……不大像……爲了江雲和他好……

（青年，少女同走下來）

少女 媽媽，名阿哥呢？

母親 進去了。

少女 我已經問過了，沒有這回事。名阿哥全是瞎說。

青年 (有禮貌地) 對不起,我先下去了。明兒會!

母親 (考慮,瞬即決定) 江雲,你進去一下。我想和徐先生一個人談幾句話。

少女 (反抗地) 幹什麼媽媽!

母親 聽我的話。江雲。

(少女不願意地走下艙去)

青年 伯母是要……

母親 只有一會兒。

青年 (他估計了一下,決定留下) 好的。

母親 江雲說,你是一個很好的人。她很相信你。

青年 想不到雲小姐那麼說,我倒不覺得什麼。

母親 你是一個華僑嗎?

青年 我生長在南洋,不過已經五六年沒有回家了。

母親 家裏還有什麼人嗎？

青年 只剩下我一個了。

母親 親戚呢？

青年 有一個遠房的叔父開咖啡店，可是他不管我。

母親 唉！沒父母的。（親切地）……這次你到南洋去幹什麼？

青年 辦一點事。

母親 一定要回去嗎？

青年 （含混其詞）看一兩個好朋友。好幾年沒有會見了。（深怕她再問下去）聽

雲小姐說，伯母到南洋要長住。南洋是一個好地方，住了你一定很高興。

母親 我是哪裏都一樣。江雲可不同了。她開心得覺都睡不好呢。她說聽你講了許多故事，就更想要到南洋去了。徐先生跟她講了些什麼？

青年 隨便講着玩的。

母親 她說你人很好對她也很好。

青年 雲小姐天真活潑，跟她談話叫人高興，伯母有這末一個女兒實在是福氣。

母親 徐先生對她這樣誇讚是過譽了。其實她最調皮不過，什麼也不懂。

青年 伯母客氣。

母親 江雲總是說到你，說你學問好，待人好，她就很少碰到像你這樣的人。

青年 其實我們也不過在船上認識，她要我講點南洋的事給她聽，我把我所曉得的都告訴她吧了。

母親 她像是很歡喜跟你……你覺得她怎麼樣？

青年 一個剛認識不久的朋友。說不上什麼。她天真，純潔……就差一點兒老練，好在還年輕，將來伯母多管教她，一定很有希望，還有她的表哥……

母親 （鬆一口氣）哦！那末，你……

青年 到南洋幾天我就要回來。我希望雲小姐在南洋好好多住一些時候。

母親 是的……

青年 伯母，你不去睡覺嗎？（欲走）

母親 不，請你再留一下，我還要說幾句話。你五六年沒有回家，是因為不能回去，是不是？

青年（驚）我不能回家？

母親 有一個人告訴我。

青年 誰？

母親 他說你這一次是偷着回去。

青年 誰說的？

母親 別着慌，我還要講別的……聽說你從前在南洋闖了禍，弄得大家都知道你，五年前……

青年（大驚）什麼？

母親 這一次你回去……

青年 沒有那樣的事。

母親 別怕，我不過是聽來的。絕不會對旁人說。請你告訴我，這些事是真的嗎？

青年 ……不……謝謝你的關心。

母親 我不知道這是真是假，可是我一定要告訴你……這件事，或者是誤會。這個人

……他也許是爲了一時的嫉妬，或是別的什麼原故……

青年 他……誰？

母親 以後你還是不要再和江雲接近的好！

青年 （恍然）哦……（表白自己）是雲小姐找我的，她……

母親 她一直跟你在一起……就……

青年 你是說……

母親 （以一種母親的愛）徐先生，你很年輕，千萬要小心。你把我這話聽着好了，隨

你怎麼想都好……我本來以為你真的愛上了江雲，現在我知道你沒有，我很放心……可是讓我再說一句，你真是個好人，要是不一定回去頂好。

青年 謝謝你。我是回去有事的……不過也許不回去，謝謝你告訴我。我絕沒有那意思……我知道是誰……全弄錯了！

（沉默）

母親 好好安息吧，月亮已經偏西了。

青年 謝謝你，伯母。

（走下船去）

母親 （望着他的背影）一個可憐的年青人……什麼都不知道……我到底告訴了他。（也走下船去）

（沉寂。單調的海水聲。）

（燈塔閃光逐漸清晰。）

（青年又走出來，手裏拿着一封信，看了一下，又放在懷中。然後扶欄眺望遠處。）

青年 全給發現了，我從前做的事……這一次我偷偷的回去……本來的計劃……

（看海）海諾野到了，還來得及……上岸之後……

（少女從艙中走出來四面探望）

少女 （活潑地走近青年）媽媽跟你談的什麼？

青年 沒有什麼……

少女 你騙我。

青年 真的，沒有什麼。

少女 你像是不高興似的。

青年 （望着少女，沉思地）不。

少女 媽媽就是這層不好，嘮嘮叨叨的，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總歸講下去，她究竟跟

你說了些什麼？

青年
……

少女 你爲什麼不說話。你再跟我講個故事好不好。看，燈塔靠近我們了……就講燈塔吧！……再不然換一個也成……媽媽要我睡覺，可是，我睡不着。我老是想啊，想的名阿哥說，我們要跑遍南洋的地方，你肯跟我一齊旅行嗎？

青年
（搖頭）不。

少女 爲什麼，你答應過我。我不歡喜跟名阿哥在一起。他這個人，怪乏味的。

青年
難道我……？

少女
你就不同了。

青年
爲什麼？

少女
我也說不出，我想是……

青年
你說說看……

少女 我……我歡喜你這個人……

青年 （壓抑着感情）我們剛認識不久，雲小姐，你說得太重了。

少女 這是真的，我不說謊……將來到了南洋我要天天找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青年 到了南洋，你怕找不到我……

少女 你躲着不見我？

青年 不，我們再會了。

少女 你一定要在南洋多住些時候……要是你沒有住的地方，你可以和媽媽，我，名阿哥住在一起。大家像兄弟姊妹一樣……

青年 （黯然）那就好了……可是……

少女 （看海）燈塔過去了，海闊野就要到了。天一亮我們就上岸去玩，到名勝的地方去，買幾張畫片……你在那兒想什麼？

青年 沒有什麼……（從懷中拿出信來）我要托你一件事好嗎？

少女 好的，我一定替你辦。

青年 我有一封信請你帶給一個朋友。

少女 爲什麼你不自己給他？

青年 （阻斷她）讓我把話講完。這封信是給我一個好朋友的，上面寫着地點。

少女 我不……

青年 務必請你辦到。不用同別人談起……（遞信給少女）

少女 （接信點頭）……（憂懼）你不到南洋去了嗎？

青年 （寂寞地微笑）不，你聽我說……

少女 （驚惶）這是什麼意思？你打算到哪兒去？

青年 不要問我……我是要到南洋去的……也許將來。

少女 什麼時候……

青年 總有那天吧！告訴我的朋友：將來我們一定可以碰面，許許多多的人……

少女 真的是……不去南洋了……

青年 (肯定地) 我是要去, 我要到南洋去。

少女 那就好了。(預感地) 你有什麼事瞞着我。你要……

青年 ……我怕見不着他們……

少女 快告訴我, 全告訴我吧!

青年 你……雲小姐! 來, 你看月亮多好……

少女 (不理, 生氣) 怪不得他們都說你這個人……不老實。

青年 也許……是對的……你是這樣天真, 活潑, 純潔……看到你就覺得世界上

一切的事都那末和平, 安靜……

少女 南洋不就是這樣一個快樂的地方嗎? 一年四季常春, 大家兄弟姐妹。

青年 (不忍打破他的夢) ……說不定……是的……真正快樂的地方, 要自己用

力去建造, 自己用力找……我從來沒有像這樣過過整整一個禮拜平靜的生

活……船上的日子使我想到小孩子的時候，想到老早死了的母親……我跟你講故事，唱歌，現在記起來好像幾年前的事了。

少女（回憶地）對了！最初我們在甲板上碰見了，你不開口，我不開口，大家拿着一本書看，你不高興理人，我也不高興理人。後來有一次因為我們同唱一隻歌，你跟我談起話來……我們談得很好……從那一天起……

青年 都過去了。

少女 不答應我，我們以後在南洋一定要常在一起……在海邊，在草地上……

青年 是的（畏怯地微笑）我要回艙去了。真正快樂的地方，要自己去建造，要自己去找！再會啦！晚上好！

（青年走下艙去，只留着少女一人倚着船欄）

少女（對艙內）等一等我……（沒有人回答）什麼，他說什麼……他走了……他不去南洋了，他去南洋的。他要到哪兒去？……（覺察到手裏的信）這封信

(看信)……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的母親走上來，坐在鐵櫈上，精神頹唐)

少女 (悲哀地) 媽媽！我不懂……他……

母親 (難受地) 孩子，南洋也鬧着逃難，到處一樣……又要逃難……

少女 不知道他去不去南洋了……不到南洋到哪兒去呢？

母親 名阿哥聽無線電報告，那邊就要打仗了！

少女 和中國一樣……

母親 沒有一塊安樂的地方……

少女 快樂的地方……南洋……星甲魚……在什麼地方？要自己去建造，自己出力去找。

……他講過……

母親 安樂的地方在哪兒……(悲哀地垂頭)

(雲塊遮蓋了月亮，天色暗淡)

少女（憂傷地握着信，看天）……月亮被雲遮了（握着信）這信……（突然有

一種慾望要看信）……也許可以告訴我（拆開看，信落地，她悲戚地倒在母親懷裏）媽媽……他到底去了……

（艙裏有人叫：「海諾野到了」）

少女（站起來伏着欄杆俯身下望。）一隻船……裏面有着他；（移動視線）遠了，

……到了……（迷惘地望着海水）星甲魚……快樂的地方在哪裏？……

（跪在母親身邊）媽媽……

母親（撫慰她）總有的吧！也許就到，也許是遠遠的……

少女……要自己去建造，自己……用力去找……

（月亮完全看不見了。寂寞的風吹着海水。遠處有人聲。）

——幕——

二旅客

人物

第一旅客

第二旅客

嚮導女

茶房

一間沿馬路上等旅館的普通房間，有着新式的傢具：床、櫥、沙發、圓桌。一面可以安息，一面又可以會客。東西是各各安適地放置着。

左首是出入的門，後面另有小門通洗澡間，臨街的一面裝着落地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陽台。

開幕後，全屋黑暗，只有陽台外高聳的洋樓上年虹燈的光輝，和夾在屋頂中間的一塊豆

腐干般大的黯藍色天空。

窗外電車的鈴聲，賣報的粗啞的叫聲，汽車喇叭聲……一直繼續着，直到有人進房間才逐漸低弱。

門外有人用鑰匙開門，隨即門開了，茶房按亮電燈，避在一旁，讓兩個客人走進。

前面的旅客是一個身軀魁梧的中年人。大模大樣地走了進來，頭髮推得很短，方臉，眉毛出奇地稀少，說起話來，老愛將右手插在口袋裏，眼珠習慣地擱在眼角上看人，中裝。

跟着進來的男子却着一套半舊的西裝，瘦身材，有點痠癢，臉色蒼白，眼神不定，彷彿有一種難以擺脫的心思，老是糾纏着他；他的足步是不肯定的，似乎有點膽怯。

第一旅客 就是這間好了。（脫下帽子，放在桌上，坐在沙發上。）

（茶房拿了茶具等物走出）

（這時第二旅客走到陽台上察看，然後又開開通浴室的門。）

第一旅客 坐下，坐下！阿謝！裏面是浴間，不用看。回頭我們可以洗個澡……（第二旅

客坐了下來）上上下下就這間頂好，一個月前我同小陳來住過一次，我就認定了這一間，你看怎末樣？不壞吧！

第二旅客（不感興趣地）唔是……不壞。

第一旅客 頑兒得真痛快，小陳敢化錢，一連叫了（用手做姿態）五個，他還嫌不夠。
第二旅客 上個月小陳不是已經……？

第一旅客 那是後來的事，這傢伙不走運，無巧不巧給釘哨釘上了，那天要不是到翠花老八那兒去，還不會出事。小陳本來是夠機靈的，可是，不知怎麼的，這一次着了他們的手。

第二旅客 恐怕沒有算到，來不及還手……

第一旅客 不，旁邊的人說，手槍明明出了膛，可就不出火。一定他媽有鬼，是閻王爺要請他，我看。

（有人敲門）

第二旅客 噓！

第一旅客 做什麼？

（第二旅客驚慌地指着門。）

第一旅客 （漫不在乎地，用手習慣地插在衣袋裏，對外。）進來！

（進來的是茶房，第二旅客鬆了一口氣。）

茶房 （拿着循環簿）請寫寫名字，先生！

第一旅客 （向第二旅客）寫個陳君好了。

茶房 （指着放在桌上循環簿子的一格）這兒。

第二旅客 （稍遲疑，然後寫）陳君……

茶房 （看着第二旅客寫好之後，拿起簿子）請先付點錢。

第一旅客 （從懷中拿出兩張紙幣）拿去！

茶房 （點了點鈔票）二十塊。

(第二旅客揮揮手，茶房走了出去)

第二旅客 這個鬼茶房！

第一旅客 (躺在沙發上，不介意地) 怎麼了？

第二旅客 一雙眼睛直在打量人；我寫個「陳君」，他好像有點兒不相信。

第一旅客 哪兒會？你疑神疑鬼！我看你世面見得小，不練練簡直不行。多讀了年把書，

膽小，怕事，什麼都提心吊膽。

第二旅客 不是我膽小，這種事總以謹慎爲是！

第一旅客 (嗤之以鼻) 笑話，我做了也不止一次了，就從來沒有出過毛病。

第二旅客 可是小陳……

第一旅客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小陳是走了背運。不信我王虎也跟他一樣，我的

鎗法比起小陳來好多了，再說，今兒要辦的又是一個再輕易不過的小傢伙，不費吹灰之力，可以馬到成功。你可得注意，(看看手錶)十一點就到那兒去等

着。別忘了帶兩隻香蕉，他一來，你就拿起一隻來吃。（警告地）弄遲弄早都不行！（第二旅客點頭。他站起來，得意地吹口笛。外面無線電傳來流行的淫蕩申曲。於是，他跟着哼了一段，哼着哼着，一直走到陽台上去，靠着欄杆向外望。）

（這時，第二旅客疲倦地躺在沙發上，似在沉思。）

第一旅客（在外）不要這樣呆頭呆腦，開旅館尋樂，誰耐煩你這麼個樣兒。

第二旅客 哦……我要出去走一趟。

第一旅客（走進來）到哪兒去？

第二旅客 看看我那個同鄉，他就住在這兒附近，問問他家裏有信沒有？

第一旅客（譏笑地）瞧不出你倒是個孝子，出來頑兒也忘不了家！又不是十六歲的大姑娘，媳婦娜娜離不開娘老子。

第二旅客（站起身來要走）有一個同鄉新從內地來，本來說好要去的。

第一旅客（正色）不是我說，你這人爲什麼想不通？這種年頭，兵荒馬亂，保全自身

就算好了。家裏屋裏一大堆，管得了，算你有心，管不了，也只好拉倒。

第二旅客 都像你個寡漢條兒就好了，我一家就靠我一個養活。

第一旅客 這能怪誰？打仗打光了。就說你吧！廠裏的事做得好好的，到頭來廠倒了，還是一個空。窮得就差點連貼身衫褲送到當典裏去，這個時候你還顧什麼家？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掙錢的機會，人家肯出錢養着你，給你還債，又借錢你去贖那綁去了的爹，你也不想……

第二旅客 這都是老哥的好心，我永世不會忘記。（抱歉地）我家裏只有我一個兒子，妹妹年紀還小……

第一旅客 還是打起精神來好好幹兩次。不然怎麼好報銷？

第二旅客 可真是的，自從拿了那筆錢之後……

第一旅客 我真不懂你在那兒轉什麼念頭？人家會白給你錢？白化化的幾百塊可以隨便拿的？

第二旅客 我知道……我是要做的。

第一旅客 (斬釘截鐵) 那末,好!快不要戰戰兢兢,三心二意。

第二旅客 我沒有……我只是說要去看一個同鄉……恐怕……

第一旅客 管他什麼同鄉不同鄉,家不家,人生在世就是這「吃喝頑樂」是真的。你個傻瓜,真沒有見過這,今兒事情幹成了,大樂一下。我已經約好了小瑪麗,你也來她一個。

第二旅客 我……

第一旅客 叫小瑪麗介紹一個好了,她們社裏漂亮的多着,讓我叫茶房去找她先來一趟。好在時間還早。(按鈴)

第二旅客 不要,我,不要。現在……

第一旅客 少裝腔作勢,我不信天下有不愛頑兒女人的男子……(茶房入)打個電話到安樂宮去,叫小瑪麗就來!

茶房 是。(下)

第二旅客 (躊躇地) 我還是走一趟的好。

第一旅客 別忙，等她來了再走不遲，這個小瑪麗是個剛從鄉下來了不久的小姑娘，長得真標緻，小鼻子小嘴來得過嫩。社裏數她紅，叫她的人可真不少啊，不到兩個月，小瑪麗的名字大家都傳開了。聽說她還是個原封貨，沒有開過苞，誰管她，見她的鬼。我倒真想化多點錢，幹她一下，可是，她總是孌孌娜娜的不肯。

第二旅客 嚮導會有不肯的？只要血放足就得了。

第一旅客 誰不這末說？可是這小瑪麗脾氣與衆不同，摸摸打打，她就會生氣。

第二旅客 換一個頑兒好了，有什麼稀罕！

第一旅客 不，別的沒有她好，我就看中她。我跟她說：我要討她，哈哈！我討她，跟她睡覺。

……今晚如果她……我就用這個（拿出手鎗來。）不怕她不依我。

(外面敲門)

第二旅客 有人來了。

第一旅客 一定是她，（收起鎗）進來！

（進來出乎意外的仍然是那茶房）

第二旅客 （氣憤地）進來幹什麼？

茶房 ……唔，送茶進來。

第二旅客 誰叫你送茶進來的？

茶房 （呆在門口）這……

第一旅客 放下好了。

（茶房放下茶具。走到門口。

茶房 小瑪麗就來。

第一旅客 知道了。

（茶房下）

第一旅客 幹麼？阿謝，嚇得他那個樣兒。

（第二旅客垂頭不語）

（沉寂，窗外嘈雜聲）

第二旅客 （決定，要求地）老王對不起！我還是要去幾分鐘，絕不誤事。

第一旅客 好吧！（第二旅客走向門口）不過，你可得馬上回來，準備動手。要是你還

是從前老樣子不爽快，恐怕就是我講交情，別人也不肯講交情。

第二旅客 知道了。（下）

第一旅客 （搖頭）傻瓜，膿包，廢料，我算倒霉，找這末的一個幫手，早晚還是請你回

老家的好，省了多少麻煩。一點用場也沒有。（躺在床上又哼起小曲來。）

（打算抽枝香煙，可是，打開煙盒，煙沒有了。按鈴，茶房進來）

茶房 （有點驚）是先生按鈴嗎？

第一旅客 給我買包香煙來！

茶房 是……（轉身）什麼牌子？

第一旅客 「大英。」（茶房下）

第一旅客 （走到陽台上，一息又回來。不奈煩地）還沒有來！

（這時，房門開了，一個年青的女子走了進來，渾身是廉價的過份時髦的衣裳，臉上滿塗了胭脂粉，和這不相配的，有一種這一類人所不常見的矜持，惶惑和純真，她就是導女小瑪麗）

第一旅客 （走上去）快進來，（要去拉她手，可是被拒絕了，）坐下。（靠着她自己也坐）你真忙啊！我這兩天打了好幾個電話都說你出卡去了。

嚮導女 是的，這兩天有些客人……

第一旅客 你真紅啊！那天我碰到你們老闆，你不知道，麻皮是我拜把的朋友，我已經關照過他了，叫大班多多照顧你，怎麼樣？現在對你好了點兒沒有？

嚮導女 謝謝你，好多了。

第一旅客 對啊！那天我問過他了，他說你紅，全社就只有你頂紅。客人都是要你小瑪麗。（硬拉她的手，她稍讓）不要怕，哦，小瑪麗，我上次跟你說過的，（像是認真地）怎末樣兒啦？跟你媽講了？

嚮導女 （搖頭）……

第一旅客 爲什麼不說？我要討你。我家裏開店，每個月做幾十萬塊錢生意。將來你過了門，接你媽一起來過快活日子，她不要？

嚮導女 我就要告訴她，不過她……

第一旅客 馬上去告訴她，你們老闆那裏的一筆錢，我可以馬上付清。（拿出一捲鈔票來）我有的是。

嚮導女 不忙，我媽這兩天害病。

第一旅客 （殷勤地）看醫生沒有？

嚮導女 醫生說要住院……

第一旅客 要錢用，是不是？

嚮導女 已經借到一筆，還不夠……

第一旅客 又是你們老闆的？

嚮導女 是他的好意。一定要幫我忙，說是媽的病要緊，錢可以慢慢還。還答應我回家

看媽一趟。

第一旅客 （似真非真地）這渾蛋，他是想要把你一輩子當他安樂宮裏的搖錢樹

啦！算盤打得多精，你當他真是好心！

嚮導女 我一時沒有法子……

第一旅客 怎麼不問我拿？

嚮導女 你……那裏我有錢給他扣，你……

第一旅客 我給你是不要還的，將來你還要跟我，小瑪麗，你為什麼不肯人家都說我

迷上了你，真的，我從來就沒有這樣過。今晚，你不要回去（淫蕩地）就睡在

這兒。

嚮導女 我就要回去看我媽，她病得很重。

第一旅客 你是要錢嗎？我這裏有。（過份慷慨地又拿出鈔票來，可是並不遞給她。）

拿去好了。

嚮導女 謝謝你，我不用。

第一旅客 小瑪麗（忍耐不住）今晚你……（要摟她）……

嚮導女 對不住。（站起來）我本來想不來……我來是告訴你，今晚我不空，大班好

容易答應我一個鐘點的假。我要走了。

第一旅客 不要走！

嚮導女 我媽等着我呢！

第一旅客 你就這樣走嗎？……可以這末對待客人的？

嚮導女 （有點氣）不是故意……

第一旅客 我要告訴你們社裏，你待慢了客人。

嚮導女 那……

第一旅客（帶恐嚇地）不怕他不相信。他會催你還錢，還會給點苦頭你吃。

嚮導女（有點畏懼）你真要這樣做？

第一旅客（見恐嚇奏了效）不會的，小瑪麗，我騙騙你的，我不是說過，我歡喜你，我還要討你！

嚮導女 大班要是知道了……

第一旅客（假作慰問）有我在，小瑪麗，你不用怕。我倒要正正經經地再問問你，你

願不願意跟我？

嚮導女 我……（不知如何是好）跟你？

第一旅客 你要是跟了我，包你不愁穿，不愁吃，一輩子過快活日子。

嚮導女 不過媽媽要我嫁給一個正經人。

第一旅客 我不是正經人？

嚮導女 我不知道。媽吃了一世苦，就指望我了。爸爸給土匪綁了去，沒錢贖，撕了票，趕到這兒來找哥哥，找不到，住在旅館裏，房錢付不出，後來幸好遇見一個同鄉……

……我瞞着媽媽，說找到了生活……

第一旅客 當嚮導也並不壞啊！小瑪麗！要是你肯跟我，馬上可以脫離火坑，誰也不敢碰你一根汗毛。

嚮導女 可惜世男上像王先生這樣的人太少了。

第一旅客 小瑪麗，你答應我吧，今晚上就跟我……（又要抱她）

嚮導女 （躲開他）不！

第一旅客 怎末？

嚮導女 王先生，我不歡喜你這樣，你還說你是正經人。

第一旅客 不要緊的。（要吻她）

嚮導女（躲避起立）不行，我不是那樣的人，王先生！

第一旅客 「嚮導」我總沒有看錯。

嚮導女 你不能強迫我。

第一旅客 你是要錢嗎？我有，說吧！多少？（又露了露鈔票）

嚮導女 我不要你的鈔票，你讓我走！（要走）

第一旅客 （捉着她）不要走，小瑪麗，我要你留下。

嚮導女 （掙扎）你要幹什麼？

第一旅客 我要你陪着我睡……

嚮導女 （恐怖，盡力掙脫）你是……

第一旅客 （威嚇地）來！

（女站着不動）

第一旅客 不來？

(女仍然不動)

第一旅客 (大怒從懷中抽出手鎗) 這個東西你怕不怕?

嚮導女 (恐怖退後) 啊!

第一旅客 過來不過來?

嚮導女 (畏怯地慢步接近) 你要…… (全身戰慄，幾乎昏倒)

第一旅客 (乘勢把她抱了坐在沙發上，撫摸她，而且吻她)

(女無防避地，最先稍有掙扎，結果，屈伏了。)

第一旅客 (喃喃地) 小瑪麗，小瑪麗，你知道我多歡喜你，我的小瑪麗親親的……

(茶房突然推門進來，女乘勢起立)

第一旅客 (大怒) 你來幹什麼?

茶房 香煙。(遞上香煙)

第一旅客 滾，滾，滾，誰叫你現在來的?

茶房 是是（急下）

嚮導女 （理理頭髮然後走到門口）我走了。

第一旅客 （一打岔興趣大減）好吧，只要你答應今晚上來。我讓你走。我預備好了錢，要是你不來，你是知道的。……十一點半，我準在這兒等你。

嚮導女 （遲疑）嗯！回頭……來。

第一旅客 一定來（拿了兩張鈔票，）錢，你拿着。（女好像還不願拿）回頭我再給你，明天同你到公司裏去剪衣料。

（嚮導女拿了鈔票出去）

第一旅客 回頭來啊！（關上門，點着了煙，得意地）瞧不起人小脾氣倒硬。現在倒要看看你跑到哪兒去？今兒晚上，跟你睡個好覺，明兒看你依也不依從我？……小妖精，我迷你也迷得夠了，要是別人早扔了。……真也漂亮，就不懂得甜言蜜語，灌迷湯。……媽媽，哥哥，管你媽的媽媽哥哥，先陪我睡個覺再說。化他幾十隻老洋

也值得。(得意地敲着桌子，又看錶)

第一旅客 (抽煙) 還有半個鐘頭，事情辦完了，痛痛快快地頑一夜……小瑪麗，這

個小鬼頭……

(第二旅客推門進來，臉色沮喪，一進門來便坐在椅子上。)

第一旅客 去過了？

第二旅客 ……

第一旅客 喂！該預備起來了。

第二旅客 ……

第一旅客 怎麼說？不開口？有消息沒有？

第二旅客 (搖頭) ……

第一旅客 你這傢伙，呆坐在那兒，算是怎麼回事？

第二旅客 ……

第一旅客 說話啊！遇到你那同鄉沒有？

第二旅客 （沒精神地）遇到了……他說在鄉下打聽了好久，一直找不到我的家，

問人，大家都說不清楚，只知道搬了，你說奇怪不奇怪？

第一旅客 搬到哪兒去了？

第二旅客 問了許多人，他說誰都不曉得……真奇怪，兩個月前，不是還托小山東轉

羅大隊長那三百塊錢，贖我爸爸的……（懷疑地）小山東回來了沒有？

第一旅客 保管沒有錯，小山東一回來就跟我說，會着了你們家裏人，錢交給羅隊長了，羅隊長一口答應把肉票放出來。我不信，會搬……你那同鄉靠不靠得住？

第二旅客 他是我從小至好的朋友……

第一旅客 小山東你儘放心。他這人是我得力的弟兄！那邊的羅隊長，我知道他也頂夠交情。大家弟兄們幫幫忙，他總不得不賣我這個面子，送他三百塊錢不算少啊！

第二旅客 我也是這末講，承你情，幫大忙。你設法幫我找錢，找人給我講情，想法贖出

我父親……終生我不會忘記，真是倒盡窮霉，家裏根本一個銅子也沒有，說要兩千，這不是開玩笑？買儘當光也湊不出幾百塊錢來。老年人倒霉，多吃點苦。

第一旅客 當初早一點你入了伙，就不會有這種事了。那時候你總遲疑……

第二旅客 實在是沒有辦法！

第一旅客 你這傢伙，爲什麼想不通，吃飯，做事，拿錢，到處是一樣。管你張三，李四！我是揀錢多的拿，你不拿也有別人去拿啊！

第二旅客 那自然，不過我……

第一旅客 你怎麼跟別人有什麼不同？還不是一个身子一條命？講得多好聽，好人壞人……我算是看透了，講大道理的都是傻瓜！從小我就幹這個，人家給我多少錢，我給他多少貨。前前後後，恐怕不止弄了十個，打死一個小頭目，三百大頭目，五百到一千，我的錢是性命換來的：「居心無愧！」

第二旅客 (語塞) 唔你……是對的。

第一旅客 快把你那愁眉苦臉丟了。果真你家搬了，自然會找上你來的。還是趕快做他兩下要緊。錢到手，吃喝玩樂隨你挑。開呆在那兒，別說錢，怎麼交得了差？

第二旅客 ……

第一旅客 傢伙預備好了沒有？(看看手錶) 時間快到了！

第二旅客 在這兒。(慢慢地在懷中掏出一柄手鎗來)

第一旅客 好的，回頭你先站在弄堂口，看着，要是那傢伙出來，就馬上做暗號。喂，那傢伙，模樣認不認得清？

第二旅客 唔！瘦長的個兒，戴一副眼睛……

第一旅客 千萬不要像頭一次那樣，慌慌張張，時間湊得不準，險些誤事。

第二旅客 這次絕不會……

第一旅客 不要怕，那傢伙沒有準備，巡捕也沒有用，誰不怕死？槍子沒有眼睛，碰着前

後就是兩個窟窿。開鎗之後，你打那條小路走好了。有人撐腰，怕什麼？就是抓了去，大不了關這末三年八個月。上邊說一下，馬上就會放了出來。老實說，他們怕咱們，現在這兒就是咱們的世界……事辦完了，回來大玩兒一場，我請客。我的小瑪麗來，她已經答應了，今晚她要陪我睡覺，你也叫一個好了。小瑪麗真漂亮，就是脾氣不隨和，鄉下孩子也難怪……這小貨摟在懷裏才叫舒服呢……她先還不肯，後來經不起我軟硬齊來，到底伏伏貼貼地隨着我了……

（這時，第二旅客一直想他自己的事）

第一旅客 你在那兒想什麼……

第二旅客 （瞥，自語）不知道他們搬到那兒去了？

第一旅客 還是想着家？

第二旅客 唔……

第一旅客 真不懂，你這麼傻氣有什麼用？
你在家裏究竟有什麼人？

第二旅客 除了綁了去的父親，還有我媽和妹妹。

第一旅客 哦！我還當你有個恩愛的老婆呢。這樣掛心！

第二旅客 我媽和妹妹，待我好，從前我到上海來。都是她們常常省吃儉用，瞞着爸爸接濟我。我只有這一個妹妹，我真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鄉下。她吃苦耐勞，幫我

媽種田做事，還認識幾字。

第一旅客 好一個妹妹。

第二旅客 你想她才十七八歲，父母親都老了，他們能搬到哪兒去？

第一旅客 依我說，沒有搬。

第二旅客 要是他們到上海來就好了！可是，他們到上海怎麼會不找我呢？

第一旅客 （不感興味地）再去打聽打聽好了。

第二旅客 那個同鄉說。兩個月前就搬了，這末說。上次告訴他們搬家的信沒有收到。

從前住的地方又不能去……要是到了上海，總可以遇到的吧！

第一旅客 上海地方這末大，哪兒會碰到？

第二旅客 （突然）老王，你說奇怪不奇怪，剛才我上樓的時候，在扶梯上看見一個

女人，背影活像我妹妹。

第一旅客 真的嗎？

第二旅客 我追過去看，可是來不及了，她跳上了黃包車。（自語）像極了。

第一旅客 你爲什麼不叫她？

第二旅客 我怕認錯了。不會是她的，我妹妹怎麼會穿那樣時髦的衣服呢？簡直是個

時髦的上海姑娘！

第一旅客 那一定看錯了。

第二旅客 我也是這末想，不過……

第一旅客 好了，好了，這樣想下去，你會發瘋的，下次再不要跟你在一起，真不痛快。（

站起來，看錶）時間到了！（第二旅客一驚）我先走，你隨後就來，十一點鐘，不

要耽誤！

第二旅客 好。

第一旅客 千萬不要耽擱……（淫蕩地）我還得趕回來會我的小瑪麗呢！（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

第二旅客 （在室內來回走着）他們搬到哪兒去了呢？……沒有搬吧？……他總不會騙我。……三個人，作興會到上海來，到上海來找我。如果是兩三個月前就來了……那時候我剛剛搬了家！新地址沒有告訴房東……不能告訴他，破了案子就得吃官司……那不行……爲什麼要做這種事呢？……今天他們好像不願見我，那個同鄉……他們說什麼？……受人家冷言冷語……抓到了坐牢，或是在馬路上被打死……（恐怖地微顫）

（外面突然有尖銳的聲音自遠而近。）

第二旅客 什麼啊！[？]（恐怖地退後，凝神聽，聲音越近，他越害怕，聲音慢慢地遠去）過

去了，（恍然舒了一口氣）一輛救火車……或許是救傷車……管他呢！（坐下，喝杯茶）息息腳，一會兒還要出去，這一次可不要出毛病才好！我真膽小，像王虎那樣多好，滿不放在心上……將來我也會這樣？……是的，我有點變了，我真變了嗎？……那個同鄉好像不情願跟我多講話，他全知道了？他知道了什麼？……他怕我？……哈哈！他說我家搬了是故意騙我？……不，要是搬到上海（突然）那個女的一定是我的妹妹，我為什麼不多追幾步？多追幾步就可以看到全身了……妹妹，她待我多好，我就只這一個妹妹……爸爸贖出來沒有呢？王虎也不知道，是他經手的，真沒有法子……王虎這傢伙從前借我一筆錢，是要我做他的幫手……他會不會？……他的確舒服，抽煙喝酒，頑兒女人，一個叫小瑪麗的……他要我也找一個……我沒有老婆……也要一個女人……上一次那個太不漂亮了……（抽了一支煙，愉快）一有了錢，就好了……還是錢……（悠然地）討個老婆……生個孩子給媽媽，媽媽會多歡喜……她們

現在在哪兒？一定在鄉下，他們不會離開鄉下的。媽怎麼肯離開那間房子？那個傢伙一定沒有去問。我寫封信問妹妹就知道了。（在抽屜裏找出信紙信封，袋中拿出筆，寫）……（寫了幾句）問他爸爸現在怎麼樣？（外面有人敲門）誰？

（門推開，一個人探頭進來）

人（在外）叫一兩個吧！先生有的是好的，漂亮的……

第二旅客（走過去）什麼？

人（在外）你瞧好了，隨意揀，都有照片……要吧！

第二旅客（突然發怒）走走！（大聲）不要！（碰的一下，把門關了）嚮導社這班

混賬東西……信還沒有寫好……（看看錶）只有二十分鐘了。誤了事，王虎

會給我顏色看。（又寫信，將信寫完）還是寄到老地方。（寫信封）……謝玉

英……（寫畢封好起立）

（陽台外面馬路上有嘈雜聲，人聲）

第二旅客

（鶯）「呸！什麼？」

（走到陽台上）那些人出了什麼事？巡捕（先不敢看，後

來探首偷看了一下）擁進旅館裏來了，是不是抓人的？……（畏懼，走到門口，

看看門，坐下，強作鎮靜，門外有足步聲，又起立，驚惶失措。）他們來了，來了，這……

……（躲到浴間裏去）

（有人開門，茶房領小瑪麗進來）

茶房

（毫無表情地）出去了。

嚮導女

（遲疑不定地）哦，那……

茶房

（討好地）等一下，一定就回來。

嚮導女

（無可奈何地）唔（坐在沙發上）

（茶房下）

嚮導女

出去了！（不耐煩地站起來。）這個傢伙……頂好不要碰到，等一會兒就跑

掉……（走到桌前，看見信）一封信，（看信面，大驚）什麼？謝玉英，誰寫的？寫

給我的王虎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是小瑪麗，那末，這是……（細看信，驚疑）奇怪，是哥哥的筆跡……

（正在這時，第二旅客慢慢推開門，探出一個頭來）

嚮導女 難道……

（第二旅客看見室內只有一個女人，走出，驚奇地看着她的背影）

第二旅客 你找誰？

嚮導女 （返過身來）我……

（二人大驚，呆立）

嚮導女 （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跑過去）哥哥！

第二旅客 （呆呆地看着妹妹）阿英！阿英！這會是真的嗎？

嚮導女 啊！哥哥！

第二旅客 （拉着女的手）真是你，阿英！你怎末到上海來的？

嚮導女 哥哥！找我找得好苦啊！你在這兒。

第二旅客 快告訴我，怎末回事？

嚮導女 我們一到上海就去你住的地方找你，房東說你搬了。

第二旅客 什麼時候到上海的？

嚮導女 前月初八到的。

第二旅客 那時候我剛搬不久。

嚮導女 你爲什麼不留個地址給房東呢？

第二旅客 ……那……我忘了……你爲什麼來媽呢？

嚮導女 她也來了。

第二旅客 想不到你們跑到上海來爲什麼不好好在鄉下？

嚮導女 鄉下實在住不下去，土匪太多，爸綁了沒錢贖，媽叫我寫信給你，一連三封，又

沒有一個回音。

第二旅客 你們沒有收到我的回信？

嚮導女 沒有，後來爸爸……

第二旅客 他怎麼了？

嚮導女 ……他……（失聲）爸爸死了！

第二客旅 死了？

嚮導女 羅大隊長幾次三番派人來，催着拿錢去贖，不然要撕票……

第二旅客 我的三百塊呢？

嚮導女 （不解）三百塊錢沒有，沒有！

第二旅客 是托一個叫小山東的朋友交給羅大隊長的。你們沒有見到他，接到我那

封信？

嚮導女 這三個月從來沒有接到你一封信。

第二旅客 （不信）真的？

嚮導女 爸爸因為沒有錢去贖，被……被撕票了。

第二旅客 （痛苦異常）明明給了三百塊，還是說好說歹托王虎想法的，他說托的人靠得住，羅大隊長是他的朋友……

嚮導女 王虎是誰？

第二旅客 剛才還在這兒。

嚮導女 （想不到）那個大塊頭？

第二旅客 認識他？

嚮導女 這個人是幹什麼的他告訴我姓李，開店，可是，剛才他還拿鎗來恐嚇我。

第二旅客 在哪兒？

嚮導女 這兒！

第二旅客 怎末你……（恍然）你就是……

嚮導女 （痛苦，淚下）哥哥！哥哥！我和媽媽沒有路走了，總以為一到上海就可以找

到你誰，知道找了幾天都找不到……旅館裏房飯錢付不出……人家好意，把我薦去當嚮導，我原以為……

第二旅客

（煩燥地）不要說下去了，我全知道了！

嚮導女

你說有什麼辦法呢！上海這末大，沒有一個熟人，到哪兒去找飯吃？哥哥，現在好了，我們總算找到你了。快去看媽媽去，告訴媽媽，我們不離開了。我從今天起

就不做這種事！

第二旅客

媽媽在哪兒？

嚮導女

叫我怎麼說才好呢？我先不讓他知道，不過她倒底知道爸爸死了，哭得昏了過去，就這末病了，一天沉重一天，醫生說要住院，她老是叫着爸和你的名字。

第二旅客

快去看她去！（拉了她要走）

（正要走時，隔壁的鐘打十一下！）

第二旅客

（突然停住，放下她的手，自語）十二點。

嚮導女 你有事？

第二旅客 （不得已）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嚮導女 你要幹什麼？

第二旅客 王虎約了我……

嚮導女 不要理他。媽媽看見你，病會好起來的，但願媽媽病快點好，一家團圓。

第二旅客 不過我不能失約。

嚮導女 （懷疑）你們是……？

第二旅客 不，這個傢伙，我認識他就是了。

嚮導女 他是幹什麼的？帶着手鎗！

第二旅客 是一個……

嚮導女 他講他家裏有很多錢，真的？

第二旅客 （搖搖頭。）不。

嚮導女 假的？

第二旅客 全是說！

嚮導女 我恨不得殺了他，這種強盜哥哥，爲什麼你跟他在一起？

第二旅客 他借錢給我，那時候，我剛閉，聽見說爸爸給綁去了，心裏着急你們沒有飯吃，後來……

嚮導女 我們沒有收到你們的錢，一定給中間人吃了，要不然爸爸也不會死的，你剛才說……

第二旅客 （憤怒地）是的是的，這班渾蛋，他們欺負我懦弱，（突然，暴發地）你怎麼也闖進這個圈子裏來？做這種不要臉的事！

嚮導女 不要罵我，哥哥，我不是好意的，有一次他到安樂宮去，就看上了我……

第二旅客 這個傢伙！

嚮導女 他還說要討我……

第二旅客 (切齒) 哼!

嚮導女 (追問) 究竟他是幹什麼的?

第二旅客 是一個……

嚮導女 什麼?

第二旅客 魔王!

嚮導女 爲什麼你……哥哥……?

第二旅客 他就專幹殺人放火的勾當。

嚮導女 怪不道他有鎗。沒有做別的事?

第二旅客 殺人就是他的事!

嚮導女 (怕) 殺人殺什麼人?

第二旅客 專門殺那些有良心的好人。

嚮導女 爲什麼哥哥! 這未說他是和……羅大隊長一路。哥哥! 你……你也……

第二旅客 我……我……（語塞）

嚮導女 快不要跟他做朋友，這種人……我恨死了這種人，糟塌了我們的地方，拆散

了我們的家，弄死了爸爸，又要逼我……

第二旅客 你……？

嚮導女 王虎叫我今晚來，不然……

第二旅客 他同我說過，（痛心）你是小瑪麗……（向女）妹妹，你快走！

嚮導女 一齊走！

第二旅客 聽我的話，（撫着她）阿英，你先走吧！

嚮導女 馬上就來啊！平涼路華盛里五號三層後樓。你就來。

第二旅客 好，妹妹。

嚮導女 哥哥，有了你，我們就有救了。我也膽大起來了。小時候，你不是常講英雄好漢

的故事給我聽的嗎？現在，我們應該替爸爸報仇。

第二旅客 是的，妹妹，我一定要報仇！

嚮導女 那末，我先走了。（下）

第二旅客 （呆立，半晌）全是真的，夢想不到的事。在這裏碰到了我的妹妹，她做了

……啊！嚮導，小瑪麗，我……我是王虎的朋友，幫着他殺人，殺些與我全不相干的人，就因為幾個錢，逼着我走壞路……還玩兒我的妹妹。狼心狗肺，沒有心肝！啊，好妹妹，她是爲了媽媽，爲了家。我呢？我爲了什麼這樣做……爲了他們殺死了我的爸爸……爲了他們拆散了我的家……啊！妹妹不知道，要是她知道了……一定不認我做哥哥。可憐的妹妹……她陪着人家樂，隨人頑弄……王虎今晚上要她來，陪他……過夜。渾蛋！他媽的，我不怕你，你以爲我是好欺負的嗎？哼！我有這個（拿出手鎗）他要玩兒我的妹妹，我是人嗎……三百塊錢也是假的，誰知道有沒有小山東，小山東有沒有給羅隊長，他就是引我上鉤，幫他殺人放火。他借錢給我，引我去賭錢，玩姑娘，到頭就看牢我，聽他的話……惡毒的傢

伙！我怎麼辦呢？……今兒晚上，我還不得不去……要不然，他會……不，不行……

……不怕他……我就這樣活下去？我同殺我父親的人一伙？被人罵做……我

……

（窗外賣報聲，叫「號外」）

第二旅客（驚惶地）什麼？什麼？號外（電車聲，人聲）發生了什麼事（拭汗）……

……靠不住……不能去了！（看錶）……時間過了…………不去了！看他怎麼辦！（

坐下）要是他回來質問我…………不怕他，跟他拚了。

（敲門聲）

第二旅客（預備好鎗）進來！

茶房（慌張地）先生，那一位，你的朋友…………被人開鎗打了。抬到醫院裏去了，那邊

打了電話來。（急下）

第二旅客 開鎗打了！他去打人的，反給人打了！在醫院裏說出我來，明天大家都知道

我是誰。妹妹也知道……啊！王虎，你死得活該……可是……我……我還得活下去，我……能活下去嗎？阿英說過：她要是知道了王虎是這末一個人，一定要殺死他。可是我……我跟他一樣，我有臉見人……爲什麼我那麼沒用，就答應了他？不錯，他給了我錢，可是我拿的錢，全賭光了。我要贖爸爸，爸爸死了……我……我該死！要是我死了……唉！讓阿英知道我是她的好哥哥吧……

（拿出手鎗，難受）媽媽！我看不到你了！（把鎗對着自己）妹妹！讓我清清白白地離開了你們，將來你還可以對人說，有過這末一個好哥哥。（開鎗倒地）

（稍停，嚮導女推門進來）

嚮導女（急匆匆上）哥哥！哥哥！媽的病好些了，她聽我說找到了你，開心極了……

哥哥！你在哪兒？……出去了？

第二旅客（低弱地）阿英！

嚮導女（發現他倒在地上，跑上前來）哥哥！

第二旅客 我完了！

嚮導女（急切地）幹什麼！（摸着他身上的血）誰打了你！

第二旅客 我……我自己打的。

嚮導女 趕快叫醫生啊！哥哥！你……

第二旅客 不……不用了！

嚮導女 哥哥！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爲什麼要尋死呢？有什麼事過不去？妹妹一定幫助

你，有什麼人欺負你？妹妹一定幫助你。

第二旅客（搖頭）不，太晚了……

嚮導女 爲什麼？爲什麼？我們可以在一起，跟那些鬼拚一拚，哥哥，你從前說得好，

一個人應該做個英雄好漢，不怕艱難困苦。

第二旅客（迷惘地）我真說過這樣的話嗎？妹妹！我……我對不住你！阿英，告訴媽

媽，……我不能再見她了，我對不住她……我不能供養她……

嚮導女 你叫我怎末辦爸爸死了，媽又病着，好容易找到你，你又……

第二旅客 阿英，我還是死了的好！你不知道……

嚮導女 我知道，你是受了委曲。不要離開我們啊（搖他）哥哥，我們要活！

第二旅客 是的，你們是要好好活下去，可是我……是我自己不好，我不能，我做了……

……（微弱地）我跟王虎他們在一起……

嚮導女（勸慰地）一定是王虎他們騙你入伙的。不要緊，哥哥！你可以改過來！你可以做別的什麼事……

第二旅客（淚下，哀傷地）別說了，好妹妹，你是個好孩子，好好地照顧媽媽……做

個好人……我……是太晚了……

嚮導女 不，還來得及！

第二旅客（微搖其手）太……太晚了！（垂頭死去）

嚮導女 哥哥！哥哥！（哭倒在他的屍旁）

——幕——

海 內 外

(獨幕劇)

所	版
有	權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著 者 吳 天

發 行 者 楊 克 齋

出 版 者 珠 林 書 店

上海姑蘇路八英里十六號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四角

182
264310



\$ 1.40